

中國邊政

第二十四期

目錄

說文解字五〇四部首蒙漢文比較研究	趙鴻楷
七、八、九世紀間的唐朝與吐蕃	朱寶唐
俄國報復了蒙古	趙尺子
本年旅歐美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在臺活動紀要	學銚
邊政漫談(三)	許占魁
元代蒙人之喪葬制度	袁國藩
哈薩克逃離新疆記	M. J. Clark 作 宋琪 譯
西藏難民在瑞士	齊簡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說文解字五四〇部首蒙漢語文比較研究

趙鴻楷

一 前 言

我國東漢以前的字典現尚流行於世者計有四種：一、西周至東周所編的「爾雅」；二、漢朝劉熙的「釋名」；三、漢朝揚雄的「方言」；四、許慎起草於東漢永元十二年（西曆一〇〇年）至建光元年（西曆一二一年）間問世的「說文解字」。「爾雅」是註釋五經的字典，歸納異形異音而意義相同的文字，用一個夏朝所造的字（就是「雅言」的「雅」字，此字在周朝寫「疋」，是假借字，音即音夏），把這些異形異音的字予以統一的解釋。例如「初、哉（應是載字）、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這是說「初」、「哉」、「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這些字和詞都是「始」字的意思。近年看出，「爾雅」最大的優點是保存下來周朝還在通行的複音語，如上引的「俶落」、「權輿」，和「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太歲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也就是說甲字的複音語是「闕逢」，乙字的複音語是「旃蒙」……子字的複音語是「困敦」，丑字的複音語是「赤奮若」……（筆者所著「說文解字」，對於這些複音語各有考釋，不在這短文裡談它。）「釋名」較「爾雅」進步，它註釋每個漢朝常用字的意義，有些字還注了音。例如「天，豫、司、充、冀以舌腹言之（按：這是注音）。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垣也，垣然高而遠也。」「方言」是紀錄東漢以前各地專用的語言，例如「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這就是說「黨」、「曉」、「哲」都是「知」字的意思，楚地的「知」發「黨」或「曉」的音，齊、宋兩地之間則發「哲」的音。「爾雅」和「方言」的缺點是多把假借字當作本義字，例如上引「爾雅」的「哉」（載）、「首」、「基」、「肇」、「祖」、「胎」都各有本義，不作「始」講，上引「方言」的「黨」、「曉」也都各有本義，不作「知」講；只是後人假借這些字的音當作「始」、「知」講而已。但這個缺點，近年由筆者看來，反而成為優點，因為這些假借字所發的音和「始」、「知」相異而意義相同，使我可以知道「始」字所根據的複音語言所發的諸音中必包括有「哉」、「首」、「基」、「肇」、「祖」、「胎」的某一音在內，也可以知道「知」字所根據的複音語言也必包括有「黨」、「曉」、「哲」的某一音在內。至於「釋名」的缺點在好用「雙聲」作為註釋，例如「景，境也」、「曜，耀也」、「星，散也」、「宿，宿也」……用今天研究的成果看來，錯誤很多。尤其「宿，宿也」一說，在不明古義——

上「宿」字是星宿，下一「宿」字是住宿——的讀者，豈不莫明其妙？

直到「說文解字」經許慎用了二十多年的工夫寫成，我國纔有第一部科學的字典，而將「爾雅」、「釋名」、「方言」誤把假借字當本義字的不科學地方予以糾正。但這一點還不算「說文解字」的最大優點。它的最大優點很多（今日看來，它當然也有缺點，將在本文正文語文比較時談及），例如一、它說明解析了九三三三個文字的本義，使生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後的我們明瞭我國文字的真正意義；二、它保存下來九三三三個小篆和一一六三個古文與籀文——共一〇五一六個古文字，使漢朝以後的文字學家可以憑它而認識鐘鼎文、清木迄今的文字學家認識殷文（甲骨文）；三、它把同一意義的字列入同一部首（偶有隔部者）的同一地位，這該是極大的優點，使筆者能在上距殷文造成三千五六百年或四千五六百年（此據董彥堂說）後，憑它考證出殷文製造當時所根據的複音語（就是西人所謂烏拉·阿爾泰語）大體是什麼樣子。此外，還有許多優點，從略。

許慎上距殷文製造當時約為二千年，他的「說文解字」何以能够洞明各字的本義並把同一意義的字列入同一部首同一地位，可以稱為科學的字典？當然由於他去古未遠，參考書多；但去古更近的「爾雅」便不算科學的字典；可見去古未遠一點雖為有利條件，卻不是惟一條件。參考書多亦然。「爾雅」作者多人，歷時數百年，參考書當然較許慎所見尤多。我認為「說文解字」之所以寫作成功，是許慎遵循周朝傳授下來的「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而歷二十多年（或更多）長期研究的結果。「六書」原是周禮保氏由上古承受下來的將我國古複音語造成單音字的方法。

轉注——我國古語是複音的；將複音語製造成字也是多音而「同意」的。造字當時，將一個複音語製成和複音等數的單音字，複音如果是二個，便製成二個單字，若是六個複音便製成六個單字。這二個字或六個字必是「同意相受」的。這二個字或六個字之中，必有一個字是指事字、或象形字、或會意字、或形聲字、或假借字，我名之為「字紐」，其他另一個或另五個必是形聲字，都和「字紐」同一意義。例如：

天
tegn
(天、神)

這個古複音語有 te、gr、i 三聲，造成——

天

三個字。一字的定義是：「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說

文解字一字部首)。這是「字紐」。三字的定義是：「三(乾)爲天」(周易說卦)。「三」是形聲字，从一，三聲即gar(義爲地方)的ga聲。天字的定義是：「顛也，至高無上」(說文解字一字部首內)。天，从一，大聲即del etale(大)的te聲。由上例看出三個音的複音語 tegri 便造成天三三三個單字。一爲指事字，天，三爲形聲字。但字雖有三，卻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說文解字叙)，這是轉注的定義。一、三、天都在一部首，是謂「建類一首」(同屬天類，同一偏旁)：天，三也；三，一也；一，天也，全指「至高無上」、「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的唯一真神(祖)，是謂「同意相受」。又例如：

nairak (老沒牙)

這個古複音語有 mai, ra, k 三聲，造成——

考老考

三個字。字在說文解字裡雖似佚失，但它作了老、考等許多個字(說文解字卷八上老部)的偏旁，故佚可復得。考古文作𠂔，从人，毛聲，它的定義是「老也」。隸作𠂔，是形聲字。這是「字紐」。「老，考也」(說文解字老部首)，从𠂔，匕聲即hui(義爲蛻化，寫爲匕口二字)的匕聲，是形聲字。「老，考也」(說文解字老部內)，从𠂔，𠂔聲即tubek(義爲麻煩)的k聲，也是形聲字。由上例看出三個音的複音語 nairak 便造成考老考三個單字，而且「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即轉注：𠂔，老也；考，𠂔也，都是指「老沒牙了」的老人。(上文談到「說文解字」多有缺點，未列𠂔部首和由，希等許多部首是其一；老爲形聲字，許以爲會意字云「从毛人匕」，是其二；叙既云：「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便應立𠂔部首，文應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𠂔老考是也」，才稱得完全。)

指事

上面談到「一，是指事字」。許慎說：「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例如「一」字，在造字當時「視而可識，察而可見」是指唯一真神之事而言。茲再就許慎所舉上，下兩字說明指事的意義。上，古複音語謂之——

hagan (皇帝、君、可汗)

這個古複音語有 ha, gan 二聲，造成——

上夫

二字。上，殷文寫𠂔，古文寫上，篆文寫上，隸寫上。說文解字云：「上，高也。此(一)古文上，指事也」，唐韻時掌切。「夫，古文長」(說文解字長部首)，从一，人聲即igen(義是人，寫人凡二字)的gen聲，唐韻直良切。上夫(hagan)既高于人又長於人，意指皇帝，也是易經「長子帥師」的

長子：故hagan又造成后君二字。這兩個字「建類一首(从上)，同意相受」，是轉注字：上，夫也；夫，上也，都是清朝以前稱皇帝爲「今上」的意思。若單就上字說，是指事字，是謂「字紐」，夫是形聲字。

再看下字，下，古複音語是——

haguchin sara (下絃月)

這個古複音語有 ha, gu, chin 三聲，造成——

下口口(重文爲假古口，口表示佚失，俗假陳字爲之) 柵欄

等字。下，殷文寫𠂔，古文寫下，篆文寫下，隸寫下。說文解字云：「下，底也」，唐韻胡雅切。何以知haguchin的ha造成下字。一、蒙文註明haguchin是「下絃月」的下。二、由下得聲的「柵」，讀若軍敵之敵(陣)。(說文解字門部首內)直刃切即音gu，乃haguchin的gu。以是知之。

象形——上面談過了轉注，指事「書」。下面接談象形。例如：

etur (日)

這個古複音語有 e, tu, r 三聲，造成——

日且口

三個字。日，殷文作日，古文作日，篆文作日，隸作日。「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說文解字日部首)：「旦，明也」(說文解字旦部首)，从日，一聲即tegru(義爲天、神)的te聲。日是象形字，是謂「字紐」，且是形聲字，二字「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日，且也；且，日也，都是光「明」的意思。

假借——再談談假借字。例如：

jarma (麥)

這個古複音語有 ja, r, ma 三聲，造成——

麥來𦵏

三個字。「麥，芒穀，秋種厚穰，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旺)而生，火王(旺)而死。從來」(說文解字麥部首)，父聲即hojima(義爲遲，造成炎父口𦵏四字，詳下)的j聲。唐韻莫獲切，大誤。「來，周所受瑞『麥來𦵏』(jarma)。一來，二縫(鋒)，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說文解字來部首)。「𦵏，來𦵏，麥也。从麥，牟聲」(說文解字麥部首內)。「麥爲形聲字，來爲象形字是謂「字紐」，𦵏爲形聲字，而「來」假借出爲「行來之來」。來字的古複音語是——

re (來)

這個古複音語有 i, re 二聲，造成——

唸來

二字。「唸」，詩曰：「不唸，不來」。從來（說文解字來部內），矣聲「即 echos（義爲終，造成矣口三字）的 e 聲」。「來，行來之來」（見上引來字說解），就是假借麥來稈（jarna）的來（r）成爲唸來（ire）的來（re）。

會意 次談談會意字。例如上引：

hojima (遲)

這個古複音語有 ho, ji, m, ia 四聲，造成——

爰父口見（重文後爰父口遲）

等字。爰，从父，爰聲，小篆增彳作後，說文解字：「後，遲（遲）也」；「爰，行遲父爰，象人兩脛有所躡也」，這是字紐；見，从父，日聲，小篆增彳作復，「復（古文作遲，隸作退），行遲也」（上引文後，復見說文解字彳部首，爰見父部首），爰父口見（hojima）四字轉注：爰，爰也；父，復也；復，爰也，都是「行遲」的意思。這裡的父字「象人兩脛有所躡（舞履）」即跳舞穿着舞履「行遲父爰」（北方父母引小兒學步曰「父爰」）的會意字。

形聲

最後談一談形聲字。說文解字裡形聲字佔十分之九以上或更多，每個字都是有形有聲。上引天、地、老、考、且、麥、稈、唸、爰、見都是有形有聲的形聲字。有形就是說文解字所謂的「从某」；有聲就是所謂的「某聲」，例如「見，从父，日聲」（見上文）。「从某」謂和某字相從即意思相同或相近；「某聲」謂和古複音語一詞中的某一聲母相同，例如「見，日聲」即 e 聲，應音日（陝西音 er 最對），何以唐韻他內切，因爲「日 etur 聲」可以音 e（和，入質切），可以音 r，即「見，他內切」，也可以音 r。說文解字收字一〇五一六個，同聲而不同音的道理便在此。這是連許慎也「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眞形聲法，何論後世諸賢？唐以後切音多誤，誤盡蒼生，便由於殷周秦文造字所根據的古複音語早在殷朝便從中原失傳了；卻保存在匈奴、鮮卑、吐蕃、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的水箱裡了。

上面我爲「六書」舉出例證並作了正確的說明。現在可以參考許慎所下的定義，爲「六書」訂正前後次序並制定新的定義了：

一、「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左右相注」（此四字據周禮保氏賈公彥疏），乃由複音語製造單音字之基本方法也。——天（ti）（tēgri）是也。天，ti 也；ti，一也；一，天也；一，ti 也；ti，天也；天，一也。

二、「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nagan 上天），下（naguchin 下口）是也。

三、「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etur 日旦口），月（beye 霸月）是也。

四、形聲者，有形有聲，讀聲知意（原文爲「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goroha 江流河），河（goroha 江流河）是也。

五、會意者，兩字相合，以見本意（原文爲「比類合誼，以見指攝」），爰（hojimat 爰父口見）是也。

六、「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麥來稈（jarna）之「來」借「以爲行來」之唸「來」（ire）是也。

「爾雅」，「釋名」，「方言」之所以不是科學的字典，就因爲它們的作者們不懂「六書」；「說文解字」之能被稱爲科學的字典，就由於許慎善用「六書」的古法。他用「六書」以認出五四〇個部首；再以五四〇個部首統攝一〇五一六（須扣除五四〇個部首）個古文字，並說解這些古文字的本義。

筆者在民國二十一年會學習屬於烏拉·阿爾泰語族的蒙古語言八個月。發現複音的蒙古語上自天文、中及人事、下至地理的語彙裡無不和漢語有一二音爲「雙聲」，這引起我的疑問：「蒙古語和漢語有沒有血緣關係？」二十四年到二十八年，創立邊疆語文訓練班，先後六期共訓練成了十七個精通蒙文蒙語的學生（未成熟者未計在內）。我也隨同受課。結果由學生們的協助，編成「蒙漢（對音對義）字典」，就蒙漢「雙聲」的文字，在蒙文旁邊加寫漢字，如 hara（黑）便寫成黑黑 hara，torigi（頭腦）便寫成頭腦 torigi，tenur（鐵）便寫成鐵鐵 tenur……共約二千多個。當時我在序文裡作出「蒙漢同文」的結論。這種「蒙文漢字混合」的「邊疆通情報」自二十八年發行，直到抗戰勝利爲止。蒙古讀者無不稱便（因爲他們藉着本報認識了漢字）。四十六年對照蒙文字典（主要爲扎奇斯欽兄惠借的「三合便覽」，賈季高先生的「滿蒙漢三合」和由香港購到的「清文鑑」、日本購到的「蒙和辭典」），精讀「說文解字」，並參考「爾雅」、「方言」、「廣韻」、「集韻」、「康熙字典」等書。直到民國五十七年，七易其稿，編成「說文解聲」一書：於是徹底瞭解了蒙古語是我國庖犧氏到殷文造成時代的原始語言；殷文（甲骨文）、古文、籀文、鐘鼎文、小篆都是根據這種原始語言全部複音造成的單字。也證實了「六書」確是古人造字的原則，而次序應爲轉注、指事、象形、會意、形聲、假借。由於「說文解聲」的編成，也就是由於這一〇五一六字作證，我正確地瞭解了中國歷史、社會變革、文化、宗教型態等等。這部「說文解聲」雖然付出我十餘年的業餘時間、娛樂時間、交際時間甚至休息、運動時間，但我相信它確實解決了歷史的許多課題。

本文是將「說文解字」五四〇個部首，和保存在蒙古的古中國複音語言作科學的比較研究。初稿寫成於五十三年三月，屢經修正增刪，先付印刷。其中大約包括古複音語（蒙古語文）六百個，殷周秦字一千五百個（等於「說文解字」正文九三三三個的六分之一）。至盼滿、蒙、維、藏籍友好和海外外比較語文學家賜予指正。（「前言」完，正文續刊。）

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寫於臺北

七八九世紀間的唐朝與吐蕃

朱寶唐

目次

- 一、前言
- 二、唐太宗貞觀至高宗永隆年間 (公元六三四至六八〇年) —— 親善時期
- 三、唐中宗神龍至玄宗天寶年間 (公元七〇五至七五五年) —— 交惡時期
- 四、唐肅宗至德至文宗開成年間 (公元七五六至八三八年) —— 和戰時期
- 五、結論

一、前言

西藏最古的名稱是三危，漢代稱之謂羌，唐代則稱為吐蕃。有關吐蕃的來源，衆說難一，然以出自古時的西羌爲可信。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苗的後裔西羌是姜姓的另一支，因爲遭受到舜的逐放，遂從今湖南衡山附近遷移到甘肅的敦煌縣，後來人口日增，遂漸向四面發展。其中有一支沿着祁連山南麓向東前進，到達今青海省的中部和東部，發展起來結果便成爲西羌的主幹。

後漢書西羌傳：「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得以不死。……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至爰劍會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獫狁。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顯然在青海的西羌，原無政治組織，至春秋末葉，無弋爰劍亡歸以後，諸羌擁其爲首領，這才有領導中心。到無弋忍的時候，因畏懼秦獻公的威逼，遂率其種人部落南行。又據後漢書西羌傳：「……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爲越焉羌；廣漢羌；武都羌。忍及弟舜獨留湟中，並多娶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舜生十七子爲十七種。」得知西羌的興起自此開始。

新唐書吐蕃列傳：「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有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居析支河西，祖曰勃提勃悉野，……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悉野。」續通志卷六三七亦載：「吐蕃本西羌屬種落，莫知所出，唐以前未嘗通中國，居析支水西。」綜合上述資料來看，吐蕃由遠徙到今日西藏本部的西羌發展而成，這是徵而足信的。

在論及唐朝與吐蕃的關係前，就手頭資料參考所得，吐蕃王室世系自唐初第三十三代松贊幹布以後至唐末第四十三代乞離胡爲止，共十一代，歷時一百九十餘年，名稱及概略列舉如下：

代別	贊普名	年	代	備註
三十三	松贊幹布	陳宣帝大建元年——唐高宗永徽元年 (公元五六九——六五〇年)	(Khri-Ston-brcan)	名棄宗弄讚
三十四	昆贊		(Gung-Itzan)	又稱具口贊或昆松(Gung-Strong)。松贊幹布在位的中區，曾有一個時期傳位於其子昆贊，其後又自行復位，如計算贊普的代數，松贊幹布應算兩次。

三十五	葉芒論芒贊	高宗永徽元年——高宗儀鳳元年 (公元六五〇——六七〇)		又稱葉都松或都松芒薄結
三十六	葉贊悉弄	高宗儀鳳元年——武后長安四年 (公元六七〇——七〇四年)		又稱葉都松或都松芒薄結
三十七	葉隸結贊	武后長安四年——天寶十三年 (公元七〇四——七五四年)		又稱葉都松或都松芒薄結
三十八	葉松德贊	天寶十三年——德宗貞元十三年 (公元七五四——七九三年)		又稱葉都松或都松芒薄結
三十九	牟尼贊	德宗貞元十三年——德宗貞元十四年 (公元七九三——七九四年)		又稱牟尼贊薄或戶盧捉乞立贊。
四十	繼松贊	德宗貞元十四年——憲宗元和十年 (公元七九四——八一五)		又稱足之煎。
四十一	葉足德贊	憲宗元和十年——文宗開成三年 (公元八一五——八三八年)		又稱葉都松或都松芒薄結
四十二	朗達瑪	文宗開成三年——武宗會昌二年 (公元八三八年——八四二年)		又稱葉都松或都松芒薄結
四十三	乞離胡	武宗會昌二年—— (公元八四二——??)		又稱葉都松或都松芒薄結

二、唐太宗貞觀至高宗永隆年間 (公元六三四至六八〇年) —— 親善時期

漢藏兩族正式發生關係是始於唐代，唐時的吐蕃，其建國的松贊幹布王(君長)名棄宗弄讚，在太宗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年)，始遣使者朝唐。太宗亦遣行人馮德遐下書報聘，兩方遂有來往。弄讚聞悉突厥與吐谷渾皆向唐的公主，因亦派使者齎幣求婚，太宗初不許，弄讚疑爲吐谷渾所阻，遂怒而發兵擊吐谷渾，攻黨項(今青海貴德縣一帶)並破白蘭羌(今四川理番縣一帶)，陳兵二十萬衆於松州(今四川松潘縣)，命使者貢金帛來迎公主，並對左右說：「公主不至，我且深入」，吐蕃王朝世系明鑑說：「致送朱砂寶石之鎧甲以求

婚」又說：「贊普致書唐主曰：若不許嫁公主，當親提五萬兵，奪爾唐國，淫爾，奪取公主！」當松贊幹布開始東侵，唐所屬諸羌即反叛相應，敗於唐右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的僅佔全部兵力的少數，後因戰事連年不能解決，其大臣們請求撤軍返國，起初贊普不願接受，於是內部矛盾發生，自殺者有八人。至是弄贊始感畏懼，終引兵回去，以使者來謝罪，獻黃金五千兩作為聘禮，復請求許婚，太宗知道吐蕃是西隣強國，靠武力既不能解決，用懷柔也無法見效，於是藉和親以資羈縻，遂答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於貞觀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派江夏王道宗送至河源，弄贊亦率兵到柏海親自迎接。公主本信佛教，當公主入藏時，携有釋迦佛十二歲身量的造像帶往供奉，為安置釋迦聖像，以便民衆供奉禮拜，公主自建小召寺，從此奠下西藏有佛寺的開始。

吐蕃的城郭就是宗寨，以官寨為主，農牧人民在其四圍環繞居住獲得保護。一旦外族入侵或有盜賊，全部人民就携其財物遷居寨中，並據寨死守。弄贊為誇耀後世，亦建城郭宮室，並訪唐人的服飾，改變藏地的習俗，仰慕華風，派酋長豪門的子弟來中國學習詩書。又請中國的學者與其表疏，更遣人到唐聘請養蠶、釀酒、製陶、碾鎚、造紙墨等的工人到吐蕃去，於是吐蕃的文化就漸漸的發展起來了。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出使西域，為中天竺所擄，吐蕃會發精兵助王玄策討平中天竺，並獻所俘。通鑑一九九貞觀二十二年五月條云：「初，中天竺王尸邏逸多兵最强，四天下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邏逸多率，國中大亂，其臣河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為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脫身背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征隣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羅遣七千餘騎赴之。玄策與其副將師仁帥二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榮傳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餘衆，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餘衆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師仁進擊之，衆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又舊唐書三大宗紀貞觀二十二年五月條云：「吐蕃贊普擊破中天竺國，遣使獻捷。」對於唐室，棄宗弄贊是非常的友好。

高宗即位（公元六五〇年）擢弄贊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弄贊致書表示忠忱，願以所部軍隊為唐討除反側。舊唐書吐蕃傳云：「高宗嗣位，授弄贊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弄贊因致書於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並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放置於太宗靈座的前面，高宗嘉許，進而再封弄贊為贊王。賜雜綵三千段。是年，松贊幹布死，高宗為他舉哀，曾派使者前往祭吊，他的兒子早亡，由他的孫子棄亡論贊繼位，因年幼，國事完全委於宰相祿東贊處理。高宗永隆

元年（公元六八〇年）文成公主逝世，公主自公元六四一年入吐蕃，在吐蕃共居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間吐蕃與唐朝沒有發生戰爭，對於敦睦兩國邦交，減少唐朝的邊患貢獻甚大。

三、唐中宗神龍至玄宗天寶年間（公元七〇五至七五五年）——交惡時期

唐武后長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冬，吐蕃王器弩悉弄攻下絳域（Jang-yu，今雲南麗江一帶）翌年春，王子甲祖如（Tsyal-gug-tu）出生，同年（公元七〇四年）冬，贊普攻克治蠻（nyawa），因在軍中受傷不治即死於該地。吐蕃國人立王子甲祖如為贊普，睿宗太極元年（公元七一二）贊普的稱號由甲祖如改為棄隸結贊。當中宗景龍二年（公元七〇八年）時，棄隸結贊曾派人向唐朝來請婚，結果未蒙允許，次年，更遣使者獻貢，贊普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婚，唐朝為了安定西陲，中宗就把雍王守禮的女兒金城公主下嫁給吐蕃，吐蕃贊普派他的大臣尚贊咄名悉臘來迎接金城公主，中宗賜各種錦綸數萬，各類雜伎工匠隨從前往，並贈送龜茲的樂器，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公主前往吐蕃。公主到了吐蕃以後，因生活習慣不同，自己另外修築了一座城寨居住。

睿宗時候，吐蕃請唐朝將河西九曲等地（今甘肅臨夏縣至青海貴德縣一帶）劃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其實九曲的地方肥饒，與唐接近，水甘草良，適宜畜牧，唐朝答應了這項請求，於是吐蕃的力量更向東進了一步，由於結果並不滿意，反而因為壤地彼此相接，從此衝突與糾紛也益加頻仍。玄宗開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吐蕃首相全達延上書唐朝宰相，要求訂約，劃定兩國界境於河源，並請左散騎常侍解琬參加盟會，玄宗令姚崇等回書，命解琬赴會，吐蕃方面派尚欽藏御史名悉臘赴會獻約文。當疆界條約尚未簽定時，全達延即統兵十萬人寇臨洮，攻進蘭渭，侵佔監馬。楊矩因畏懼而自殺，詔令薛訥為隴右防禦使，與王峻等合力迎擊吐蕃軍，王峻等與吐蕃會戰於武階，結果大勝，斃敵一萬七千人，擄獲戰利品馬羊數目達二十萬頭。在長子方面的會戰，由於戰況激烈，豐安軍使王海濱雖不幸戰死，而吐蕃軍亦被困，屢次企圖突圍皆不成，終致將士死傷枕藉，數目無算。其時玄宗甚怒，意欲下詔自將討伐，當得悉戰勝消息後，才決定放棄親征計劃。命倪若水到前線各軍清查戰績，用祭陣亡將士，並將吐蕃戰死的士卒全部埋葬於勑州縣。吐蕃與唐本以吐蕃為兩國邊界，因為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的緣故，為便利彼此交通，唐朝才許可吐蕃在河上架橋，距離石城二百里地方，沿河又築了獨山，九曲二城。當吐蕃違約背信出兵犯境以後，宰相姚崇向玄宗上言建議毀橋以斷絕彼此往來，仍按舊約規定洮河為界，玄宗詔許，並派左驍衛郎將尉遲環出使吐蕃去安慰金城公主。

從此吐蕃連年有小規模的侵犯邊境行動，郭知運王君奭相繼為河西節度使捍衛邊境。吐蕃自恃軍隊強盛，開元二年遣其大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戰死將士

，並請和，然而每次來唐通表疏時，使臣都用吐蕃儀節，且言詞悖慢無禮，玄宗甚怒，下詔不許。開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二月，吐蕃出兵圍松州，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結果吐蕃軍大敗。七月，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八月，吐蕃再度請和，這次玄宗總算答應了。開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金城公主爲了減少兩方紛爭起見，會上書玄宗告以贊普爲求修好彼此邦交，君臣皆願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奉獻寶瓶並上書說：「孝和皇帝嘗賜盟。是時唐宰相豆盧欽望，魏元忠，李嶠，紀處訥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修睦如舊。然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歿，今宰相不及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力等前後七輩往，未蒙開許，且張玄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故違誓而戰。今舅許前貸前惡，歸於大和。甥既堅定，然不重盟爲不信，要待新誓也。」又：「舅貴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場自白水皆爲開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僞令兩國和，以迎送，有如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咄祿善者，舊與通聘，即日舅甥如初，不與交矣。」玄宗認爲以往既有和親與盟約的關係，今後彼此當不須再行復誓，遂遣吐蕃使臣回去並以重禮厚賜贊普。

開元八年（公元七二〇年），吐蕃北聯突厥，西交大食，積極謀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吐蕃與唐爭奪四鎮大約自高宗龍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至肅宗至德元年（公元七五六年），將及百年之久，其間直接爭奪四鎮的戰爭與交涉爲數甚多，而間接爲爭奪四鎮進行的戰爭與交涉更是不可勝數，四鎮地位的重要，由此可見。吐蕃圖取四鎮雖未犯境然其與唐的關係已交惡；次年，吐蕃即圍小勃律國（今吉爾吉特 Gilgit），開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攻小勃律國，小勃律國王沒謹忙通信唐北廷節度使張孝嵩說：「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國之。」張孝嵩接信後，派疏勒副使張思禮率步兵騎兵四千人晝夜兼程疾馳往援，當援軍抵達小勃律國後，即與沒謹忙軍隊聯合夾擊吐蕃，結果擊斃吐蕃軍數萬，擄獲武器裝備馬羊甚多，同時也收復了九城舊地。爲了感激唐朝的援助，小勃律王就以事父的禮節來朝玄宗，在唐朝完畢回國後，即設置經遠軍來防禦吐蕃攻擊，因此每年經常有戰事發生。後來吐蕃方面對攻擊小勃律國事件，作這樣解釋：「我非利若國，我假道攻四鎮爾。」自是幾年不曾出兵再攻擊小勃律國。開元十二年（公元七二六年）吐蕃大相悉諾邏（rheegs-mah-zam-stag-Cab），將該國八個行政區，合併爲四，定爲制度，政權統一，吐蕃中央集權至此告一段落。從此，吐蕃力求向外擴張，且以奪地爲主，與以前的重在擄掠不同。是年，悉諾邏領兵攻甘州，王君奭不戰，勒兵避其銳，並暗中派遣間諜出塞，把全部野草燒光，使駐頓於大非川地帶的悉諾邏部軍隊無處牧馬，以致半數以上的馬匹皆被餓死。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王君奭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相約，乘天寒河面結冰時，從青海西部

揮軍渡河奇襲吐蕃，於是吐蕃軍主力祇能越大非山退却，無法帶走的輜重與撤走不及的後衛部隊，都被王君奭擄獲。當時中書令張說認爲唐與吐蕃交戰數十年，彼此勝負不分，而居於甘、涼、河、鄯的人民因連年戰亂，生活困苦不堪，不如双方罷兵言和；可是玄宗寵信主戰的王君奭，當然不同意和談，未幾，吐蕃首相悉諾邏恭祿（dha stag-sgra-khoh-loo）與副將莽布支率軍攻陷瓜州，城毀以後，瓜州刺史田元獻及王君奭的父親都被吐蕃擄去。隨後吐蕃又進攻玉門，包圍常樂，由於兩城皆一時圍攻不下，旋轉師入寇安西，結果被副都護趙頤貞擊退。這時河西節度使王君奭爲回紇人所殺，唐朝無法乘勝夾擊，玄宗乃用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分進合擊，這就把瓜州城收復。開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年）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蕭嵩在吐蕃用反間計，說他暗通中國圖謀篡位，贊普遂信以爲真，把他召回殺了，並另派大將悉末朗再攻瓜州，然終爲瓜州刺史張守珪擊退。同年，鄯州都督張忠亮又與吐蕃軍在青海西部交戰，結果吐蕃的大莫門城被攻破，囊它橋也焚毀了。同時隴右節度使杜賓客率四千驍弩手，將一副將與五千士卒擊斃後，祁連城也被攻破，吐蕃大敗，殘部退入山區逃走。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張守珪率領伊、沙等州的軍隊在大同擊潰吐蕃軍，此外信安將軍王禕自甘肅西部進軍攻克吐蕃的石堡城，隨即設置了振武軍在該地駐防。

吐蕃令驍骨致書唐軍前敵將領們說：「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以贊普命謝都督刺史：二國有舅甥好，昨彌不弄羌，黨項交構二國，故失歡。此不聽，唐亦不聽。」都督張忠亮遂派心腹官員與驍骨商議盟事，時玄宗忠友皇甫惟明亦勸帝贊同吐蕃的和議，玄宗說：「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毋議和。」皇甫惟明解釋道：「昔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下過賞以甘心焉。今河西隴右實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於是玄宗採納了皇甫惟明的意見，命他與中人張元方一同前往吐蕃報聘，並帶信給金城公主，表示同意與吐蕃議和。當皇甫惟明見到吐蕃贊普時，就說明玄宗願與吐蕃言和的意向，贊普大喜，爲了顯示双方固有的友誼，旋將貞觀以來兩國往還的官方文件全部出示給皇甫惟明看；並厚禮送贈皇甫惟明，派使臣悉諾邏皇甫惟明入唐朝，向玄宗呈表說：「甥先帝舅顯親也，曩爲張玄表，李知古交關，遂成明大覺。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禮乎？特以冲幼，枉爲邊將譏亂。如蒙澄亮，死且萬足，千萬不敢歲先負盟。」又以金胡瓶，金盤，金碗，馬腦盃，羊衫等禮物呈獻玄宗。開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玄宗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同年，吐蕃遣宰相尕它碑入見，請求以赤嶺（今青海西寧西南的日月山）爲互市地，唐朝接受吐蕃所請，在赤嶺立碑刻約，遂成爲兩方邊界。吐蕃又請五經，玄宗敕秘書寫賜。舊唐書吐蕃傳云：「時吐蕃使奏云：公主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制令秘書省寫與之。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

命工部尚書李嵩帶了一萬匹公禮，二千匹私禮，雜以五綵前往吐蕃報聘。吐蕃亦派使者入唐答謝，吐蕃爲了兩國和平能長久，又願邊境將領可能企圖妄生亂意，破壞和約，以致彼此邊界無法永久安寧，於是吐蕃使者奉令向唐朝建議兩國彼此各派官吏，互相監督邊境；唐朝爲了履行和約，玄宗令金吾將軍李倕監在赤嶺樹碑，又詔瓜州刺史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禮不得違命；吐蕃方面除莽布支分諭劍南，河西各州縣邊境將領們說：「自今兩國和好，無相侵暴。」更派悉諾勃海爲使者，入朝納貢，並以禮物遍送唐朝的執政要員們，以示和好。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吐蕃西擊小勃律國，勃律遣使來唐告急，玄宗下諭令吐蕃罷兵，吐蕃不接受，終於小勃律國被攻破。開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爲了懲戒吐蕃攻破小勃律行爲，唐令河西節度使崔希逸發兵襲擊吐蕃，大破在青海的吐蕃軍，結果斬獲無算，吐蕃守將乞力徐不支逃走，於是吐蕃憤怒，遂不遣使來唐朝貢。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吐蕃出兵入寇河西，遣崔希逸擊退，而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攻克新衍城。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死後，蕭昊繼任河西節度使，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王昱爲劍南節度使，分數路出兵，毀赤嶺界碑，越境向吐蕃攻擊；鄯州都督杜希望所部首先擊潰吐蕃軍三萬，並攻下虜河橋，鹽泉城等地。王昱率劍南軍攻入安戎城後，繼續進軍至蓬婆嶺，由於補給困難，又遭吐蕃將領悉銳所部的逆襲，結果王昱大敗，士卒戰死者達數萬人，王昱本非將才，戰敗是由其個人貪妄所致，於是被貶爲高要尉，終於抑鬱而死。舊唐書吐蕃傳云：「昱坐左遷括刺史。初，昱之在軍，謬賞其子錢帛萬計，並擅與紫袍等，所費鉅萬，坐是尋又重貶爲端州高要尉而死。」

王昱敗後，命華州刺史張有代劍南節度使，以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張有是文官，不懂軍事，遂將作戰事宜全權委託於仇兼瓊，未幾，仇兼瓊因此而有機會入奏皇上，於是盛陳攻取安戎城的策略，玄宗聽後非常高興，隨即批准他的作戰計劃，並擢升仇兼瓊取代張有爲劍南節度使，以便他能親自執行其個人擬定的攻城計劃。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年），仇兼瓊秘密與安戎城中吐蕃守將翟都局及董承宴等通謀爲內應，導引唐朝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城破後即派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這年金城公主死，開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唐室爲公主發哀，吐蕃派使者入朝參與哀禮，並請和，玄宗不許。舊唐書吐蕃傳云：「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來遣使告哀，仍請和，上不許之。使到數月後始爲公主舉哀於光順門外，輟朝三日。」從此以後兩方關係更形惡化。天寶十三年（公元七五四年）贊普棄隸續贊去世，子棄松德贊繼立，這是吐蕃很英武的一位君長。

四、唐肅宗至德至文宗開成年間（公元七五五至八三八）

和戰時期

當安祿山亂起，邊防空虛，肅宗至德初年（公元七五六年），吐蕃得乘隙

掠取肅州並陷威武，神威，安戎，宣城，制勝，金天，天成，石堡，百合，及雕窠等諸城。次年（公元七五七年），吐蕃遣使來朝請和修好，並願出兵助唐討伐安祿山，肅宗就派給事中南巨川前往報聘答謝。然而就在同年吐蕃又發兵侵唐，奪取廓州，壩州，岷州及河源英門等城，同時還數度派使臣來請和，肅宗雖深悉吐蕃採用和戰並行詭計，然鑒於內亂，爲了解除外患，祇好命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爲代表與吐蕃會盟言和；雙方自會盟後僅安定數年，至肅宗寶應元年（公元七六二年）時，吐蕃又出兵陷臨洮，攻取秦州，成州，與渭州。代宗廣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唐遣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芳，與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倫爲和談代表出使吐蕃，結果一進入吐蕃國境即被扣留。另一方面吐蕃揮軍直進，破西山合水城，入大震關（今陝西隴縣西），取蘭州，河州，邈州，與洮州等地，於是甘肅東部的疆土全部喪失。

同年（公元七六三年），吐蕃進圍涇州，涇州刺史高暉投降，又被邈州，入奉天。唐令副元帥郭子儀防禦，吐蕃會合吐谷渾，黨項兵共二十萬衆向東侵襲武功，渭北行營將領呂月將先後在整屋與終南兩地據守頑抗，終因寡不敵衆，戰敗被俘，在這種局勢下代宗大驚，被迫祇好離開京城長安逃往陝西避難；郭子儀所部亦潰退到邠州。這時中原無主，形勢混亂，高暉遂引導吐蕃大軍進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署官吏，並擅作赦令；於是各級官吏不是四散隱居鄉間保命，就是向南逃到荆襄（今湖北）避難。吐蕃軍隊所至燒殺擄掠無所不爲，難民逃亡各地者道路爲之擁塞，吐蕃軍隊留京十五日以後才撤走，於是代宗回長安。有關此節史實可見於通鑑二二三代宗廣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十月條云：「吐蕃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嚮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開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黨項，氐，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遇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於整屋之西。乙亥，吐蕃寇整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渡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鄆王守禮之孫承宏爲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欺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

廣武王承宏爲金城公主的姪兒，故吐蕃進京後立他爲帝，吐蕃當時並未存有消滅唐朝的想法，入長安僅十五日，即自動退去。又廣武王承宏當代宗收京後並不究問，這證明他與吐蕃事先並無預謀。可見吐蕃得入長安，純係偶然的機會，其時唐剛經過安史之亂，元氣盡喪，加以代宗猜忌平亂功臣，正謀奪取

他們的兵柄，以致將士怨憤而不用命，終使吐蕃得輕易攻入唐朝國都的長安。

憲宗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棄足德贊立為贊普。元和十三年（公元八一八年），吐蕃一面派使臣論矩之藏等來朝，上言修好；一面出兵圍有州，鳳翔，並與靈州軍隊在定遠城交戰，吐蕃戰敗，被殺數者有二千人。平涼鎮遏使郝玘又被吐蕃二萬，收復原州城，夏州節度使田緝在靈武亦破敵三千餘人。西川節度使王播攻拔峨和棲雞等城。因為前方軍事的節節勝利，唐朝對吐蕃的態度就轉趨強硬。於是憲宗遂詔令扣留蕃使論矩立藏等，不准遣返。次年（公元八一九年），憲宗自己認為：「其國失信，其使何罪！」遂又遣彼等歸國。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吐蕃節度使論二摩，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統兵共十五萬人圍靈州，黨項亦發兵助戰，用飛梯，鵝車攻城，靈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城壞即補，夜襲蕃營，白晝出戰，殲吐蕃軍萬人，歷時凡二十七日，吐蕃仍不能攻克。朔方將領史敬奉以奇兵繞出敵軍側背襲擊，吐蕃全軍驚恐，大敗而退，靈州之圍終被解除。

穆宗即位（公元八二一年），遣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告哀使，吐蕃雖亦派使者來朝，同時仍引兵進犯靈武，然被靈武守軍擊退；又犯青塞烽，進寇涇州，吐蕃部隊瀕水紮營，長達五十里，可見入侵軍隊之多。田洎入吐蕃目的為了敦睦邦交，吐蕃對唐善施和戰兩面策略，當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遂告田洎請與唐在長武城下會盟，田洎恐拒絕吐蕃要求將被扣留不能回國，祇好含糊答應，吐蕃認為和計既已被唐接受，為使和談能如願以償，軍事方面即積極圍攻涇州，涇州頓時告急，穆宗詔右軍中尉梁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領兵四千人，並發八鎮全軍積極援救涇州，同時派太府少卿邵同為和好使，冀圖緩吐蕃攻勢。至於田洎因輕諾吐蕃會盟，以失職罪論處，被貶為彬州司戶。唐室為應付吐蕃和戰並行策略，一面遣使會盟和好，一面令涇州刺史郝玘出兵數度襲擊吐蕃營地，所殺甚多。又令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當援軍將至涇州時，吐蕃畏懼自行退兵。其時吐蕃當局已決定與唐和好，惜部份邊境吐蕃將領因尚未接奉贊普命令，故對唐室仍作侵邊姿態，有機可乘則入境零星擄掠，非有計劃的大規模入侵，故見唐軍有備即引退，終未影響雙方和好會盟的進行。吐蕃所派會盟使者為尚綺力陀思與論納羅，會盟前他們曾入朝唐室，獻國書，並乞盟，得穆宗嘉許。

穆宗長慶之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為會盟使，右司郎中劉師老為副使，命宰相與尚書右僕射韓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郭縱等大臣與吐蕃使者論羅會盟於京師長安西郊。通鑑二四二長慶元年（公元八二一年）九月條云：「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盟使。」通鑑二四二長慶元年十月條又云：「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十七人與吐蕃論納羅盟於城西；遣劉元鼎與論納羅入吐蕃，亦與其

宰相以下盟。」舊唐書吐蕃傳全載其盟詞，略云：「會盟於京師，壇於城之西郊，坎於壇北。凡讀誓，刑性，加書，復壇，陟降，周旋之禮動無違者，蓋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繼好，懋達遠略，規恢長利故也。……中夏見管，維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為主。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舊惡，廓焉清除；追崇舅甥，曩昔結援。邊境撤警，戍烽銷烟，患難相恤，暴掠不作，享障顯脫，絕其交侵，襟帶要害，謹守如故，彼無此詐，此無彼虞。……」此文與目前尚存於拉薩之會盟碑大略相同，為漢藏親密關係的歷史證物，這就是當贊普棄足德贊在位時和唐朝發生過會盟立碑的經過。其時吐蕃聲言不入唐境擄掠，而唐則以放棄河湟為交換條件，「西裔一方，大蕃為主。」這是承認吐蕃在西方各族中之領袖地位，包括河湟漢族在內。舊唐書吐蕃傳又說：「大蕃贊普及宰相鉢闡布，尚綺心兒等先寄盟文要節云：「蓋漢二邦各守見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相為寇讎，不得侵謀境土，若有所疑，或要促生，問事便給衣糧放還。今並依從更無添更。」

會盟碑今尚存於拉薩大招寺前，該碑四面皆有文字，東面之碑文敘吐蕃贊普功業及漢藏關係甚詳，以當時即為藏文，亦無後人譯本，因其有助於考訂此段史實，特據理查德森（H. E. Richardson）之記錄（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Lhasa pp. 35-58）經譯出後附存於此：「大蕃神聖贊普棄足德贊與大唐文武德惠皇帝，商量社稷如一統，立大和盟約。茲述結約始末及此盟約勒石以垂永久！神聖贊普提悉勃野化現下界，來主人間，為大蕃王。於雪山高聳之中央，大水奔流之源頭，高國潔地，自天神而為主人，德澤流行，建萬世不拔之基業焉。王曹立善教善律，以王慈恩，內政咸理，又深諳兵事，外敵調伏，開疆拓土，強盛莫比。自此鉢教護持之王在位以後，南若孟族，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涅罕，莫不畏服，爭相朝貢，俯首聽命。東方有國曰唐，東極大海，日之所出，與南方泥婆羅等諸國異，教善德深，足以與吐蕃相匹敵。唐以李姓得國，當其立國之二十三年，王統方一傳，神聖贊普棄宗弄贊與唐主太宗文武孝皇帝通聘和親，於貞觀之歲迎娶文成公主。此後神聖贊普棄宗弄贊與唐主（中宗）聖文顯武皇帝重結舊好，景龍之歲，復迎娶金城公主，永崇甥舅之好矣。中間邊將開釁，棄好尋讎，兵爭不已，然當此憂危之際，吾人於歡好之念終未斷絕，以彼此近隣而又素相親厚也。重尋甥舅之盟，何日忘之，父王贊普獵松贊陛下，嘗知天成，教與政舉，受王慈恩者，豈有內外之隔，遍及八方矣！四方萬國皆來盟來享，況唐國誼屬近親，地接比隣，甥舅商量和協，欲社稷之如一統，與唐主神聖文武皇帝結大和盟約，舊恨消泯，更續新好，此後贊普甥一代，唐主舅又傳三葉，嫌怨未生，歡好不絕，信使往還，頻見書翰之通傳，珍寶之餽遺，然未遑締結大和盟約也。夫甥舅和協，掃蕩舊怨，泯其嫌隙，喜兵革之不作，惟親好之是崇，豈不盛歟！神聖贊普棄足德贊，聖明睿哲，代天行化，恩施內外，威震四方。與唐主文武德惠皇帝甥舅商量社稷如一統

，結大和盟約於唐之京師西興唐寺前，時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長慶元年（公元八二一年），即陰鐵牛年（辛丑）十月十日也。又盟於吐蕃邏些東哲堆園，時大蕃彝泰八年，大唐長慶二年（公元八二二年），即陽水虎年（壬寅）五月六日也。其立石於此爲大蕃彝泰九年，大唐長慶三年（公元八二三年），即陰水兔年（癸卯）二月十四日事也。樹碑之日，唐使太僕寺少卿杜載……等參與告成之禮，同一盟文之碑亦樹立於唐之京師云。」自是吐蕃朝貢不絕。

這一代吐蕃王，文治武功，都很可觀，可算得上吐蕃史上松贊幹布，棄松德贊棄足德贊、三教王中最有能力的二代國王。棄足德贊在位二十四年之久，其父王獵松贊在位時吐蕃佛教已盛，至此王時，僧侶更取得支配政治之地位。布頓佛教史記載此王曾令七戶人民供養每一僧侶，可見當時僧侶已加入吐蕃官族地主的行列。由於授政權予僧侶，若干不行善事的大臣就非常憤怒，於是陰謀計劃滅佛弑王，結果贊普棄足德贊則爲其政爭的犧牲品。

文宗開成三年（公元八三八年），棄足德贊死，第朗達瑪繼嗣，此王信鉢教而滅佛，嗜酒，荒淫殘虐，國人不服，以後復爲信仰佛教的官族所殺。朗達瑪贊普卒後，由乞離胡繼位，未幾而有叛亂，初發難於康，進而及於全藏，噶如一鳥飛騰，百鳥影從，四方騷然，天下大亂。此次動亂的時間，吐蕃王朝世系明鑑說起於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迄於僖宗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此次騷亂由東而西，當與河湟潰兵的還鄉有關，彼等沿途滋擾擄掠，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及抵吐蕃本部，內爭正殷，對此破壞力量無力加以阻止，於是民不聊生，農牧人民與奴隸皆流離失所，終於爆發了震撼吐蕃全國的大變亂，吐蕃國運自此一蹶而不可復振。到了這時候，吐蕃方面宗教既經摧殘，王室又失系統，國力分散，日就衰弱，終無力再成爲唐室西隣的邊患了。

五、結 論

吐蕃與唐朝時戰時和而主動權操於吐蕃，即戰有利則戰，和有利則和。冊府元龜九二二年備禦五引代宗大歷九年（公元七七四年），乙酉勅云：「玉帛之禮以至於上國，燧燧之侯已及於近郊。」舊唐書吐蕃傳亦謂：「乍叛乍服，或弛或張。」因和好對吐蕃也有利，誠如全唐文二一玄宗親征吐蕃制云：「爰自昔年，慕我朝化，申以婚姻之好，結爲舅舅之國，歲時往復，信使相望，繪繡以益其饒，衣冠以增其寵。」有關唐與吐蕃使臣往還，據漢文典籍所作初步統計，自太宗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年）至武宗會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共二百零九年間，唐使入蕃有五百二十次，蕃使來唐有一百次，平均一年零四個月吐蕃與唐朝之間即有使臣來往一次。其中如貞觀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天寶十三年（公元七五四年），貞元三年（公元七八七年），長慶二年（公元八二二年），皆一年之內唐使入蕃二次，而建中四年（公元七八三年）則遣使三次，貞觀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萬歲通天七年（公元七〇二年），開元

八年（公元七二〇年），大歷九年（公元七七四年），貞元二十年（公元八〇四年），開成二年（公元八三七年），一年之內吐蕃使臣來唐二次；開元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寶應元年（公元七六二年），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年），皆一年之內來唐三次，長慶元年（公元八二一年）則達四次。出使任務有和親，告哀，弔祭，修好，議盟，盟會，封贈，朝貢，求請，報聘，求和，慰問，約和，責讓等，除責讓外餘皆正常和好關係。由於使臣頻繁往來，吐蕃除能購買唐境貨物，又得到豐厚餽贈，全唐文八三四獨孤及勅與吐蕃贊普書云：「金玉綺繡，問遺往來，道路相往，歡好不絕，贊普寧忘之乎？」冊府元龜九七四外臣部褒異一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六月條云：「戊辰，吐蕃遣使請和，大享其使，因賜其束帛，修用前好。以維綏二千段賜贊普，五百段賜贊普祖母，四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一百五十段賜空達延，一百三十段賜論乞力徐，一百段賜尚贊咄咄及大將軍，大首領各有差。皇后亦以維綏一千段賜贊普，七百段賜贊普祖母，五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同書九八〇外臣部通好，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正月條云：「命工部尚書李萬使於吐蕃：，以國信物一萬匹，觀私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遺之。」舊唐書一三九陸贄傳載贊普奏疏云：「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氓，竭力蠶織，西輸賄幣。」由此可知，吐蕃與唐通和得到很大的經濟利益。此外，使臣頻繁往來，亦加速文化交流並加深彼此的相互了解。全唐文六四五李絳延吳論邊事云：「今戎狄繼來婚嫁，於國情實，巨細必知，邊塞空虛，有無咸悉。」所指雖爲通婚，實則通婚與通使密切相關，後者尤爲重要，冊府元龜九七六外臣部褒異三云：「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公元八二〇年）即位，七月壬戌，詔盛飾安國，慈恩，千福，升業，章敬等寺，縱吐蕃使者以觀焉。」全唐文三四玄宗令蕃客國子監觀禮教勅云：「自今以後，蕃客入朝，並引向國子監令觀禮教。」冊府元龜九八〇通好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二月條云：「以萬年令崔漢衡爲殿中少監持節使西戎。初，吐蕃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至是，遣僧良秀，文素一人行，二歲一更之。」同書九九外臣部求請穆宗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年）九月條云：「甲子，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山在代州，多浮圖之跡，西戎尚此教，故來求之。」封氏聞見記卷六打毯條云：「景龍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梨園亭子賜觀打毯，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枚都，吐蕃皆勝。時玄宗爲臨淄王，中宗令與嗣統王邕，駙馬楊慎交，武廷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元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全唐詩第一函第二冊中宗等柏梁體聯句序云：「景龍四年（公元七一〇年）正月五日，彩仗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戲，因爲柏梁體聯句。」注又引唐詩記事云：「吐蕃舍人明悉獵，請令授筆與之，悉獵云云，上大悅賜與衣服。」其詩句云：「玉體由來獻壽觴。」由上引述諸事實，可以想見無論在學術，宗教，文學，生活，習慣等各

方面，唐與吐蕃經過頻繁的使臣往來，已經十分接近，漢藏兩族自唐以來的親密是和這些關係分不開的。

參考書目

本文的註釋已隨文附註，茲再將參考及引用書目列下：

劉宋 范曄：後漢書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
北宋 司馬光：通鑑
宋 劉昫：舊唐書
H. E. Richardson 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宋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
清嘉慶十九年敕編：全唐文

本年旅歐旅美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在臺活動紀要

學 鈞

本年七月旅居歐美蒙胞領袖色德巴、布爾滿濟特、阿爾巴、全齊德、阿濟亞、伊凡朝克、雅瑪巴山等七人，聯名請求祖國政府准其組團回國觀光致敬，並參加本年國慶暨總統八秩晉二華誕慶典，以示旅居海外蒙胞熱愛祖國，效忠領袖之赤誠，案經政府主管機關呈奉核定准予接待，於是旅歐旅美蒙胞分別推選代表，其中旅美蒙胞特在新澤西州福里木村集會推選，由於政府核准名額有限，所以競爭異常激烈，經三天集會，計推選色德巴博士、額爾德尼先生、阿濟亞先生、瑪薩克女士四人為代表；旅歐蒙胞則一致推選滿濟特先生為代表，合組旅美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並公推色德巴博士擔任團長，不料臨行前夕，阿濟亞先生及瑪薩克女士因發生車禍，不克隨團前來，該團遂僅有三人於十月五日首途搭英國航空公司班機，飛東京轉國泰公司班機於十月九日返抵國門。該團甫抵國門，隨即接受臺灣電視公司專訪，並發表書面談話，色德巴博士稱：「今天我們被推選為僑居歐洲和美國各地的三千六百餘喀爾喀蒙胞代表，組織回國致敬團，在這個光輝的十月裏，回國參加祖國開國五十七年紀念和總統蔣公八秩晉二華誕的慶典，同申我們熱愛祖國和向領袖致最忠誠的尊崇，並願藉此良機與祖國的同胞晤面，以明瞭祖國的各項進步情形，在此我們至感興奮和榮幸，自從國父孫中山先生首創三民主義，提倡民族平等的原則，創建中華民國建立全民政治的宏規，這些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主張及對邊疆民族的優遇扶助政策，更由於總統的繼續領導，歷經北伐、剿匪、抗戰的艱辛奮鬥，終於獲得實現，並載入中華民國憲法，尤其我們蒙古子弟在反攻復國基地臺灣，受到合理的優遇，接受現代化的教育，這對未來蒙古收復

唐 封 演撰：封氏聞見記
清康熙四十六年敕編：全唐詩
南宋 計有功撰：唐詩記事
芮 逸 夫：唐代南詔與吐蕃
周 昆 田：漢藏兩族的傳統關係
楊 德 麟：西藏大事記
青 木 文 教：西藏文化的新研究
李 霖 燦：西藏史
法 尊：西藏民族政教史
宋 鄭 樵：通志
福 幢：吐蕃王朝世系明鑑
(Bsood-nams-rgyal-mtshan)
Bu-ston Rin-chen-grub-pa: History of Buddhism

和重建提供了巨大力量，這些都使我們海外蒙胞感到無限的鼓舞和欽敬。茲值大陸各地匪僞正在奪權鬭爭之際，大陸同胞對毛匪的殘暴統治，益感無法忍受，是以反共反毛的衝突到處出現，我們曾身受共產黨的暴行迫害，寄居海外蒙胞都深切體驗到共產黨的殘暴本質，它的侵略目標永遠不會改變。我們應該喚醒全世界人民認清在鐵幕內的人民正過着奴隸的生活，凡愛好自由，崇尚民主的國家與人民，都應該發揮人類的愛心，自動的伸出援助的手，使他們能重獲人類應有的理想生活」。由於色德巴博士的淵博學識，與敏捷的口才，使蒙胞代表團成為所有參加十月份慶典歸國僑團中，最出色之一團。

該團隨即展開一連串之活動，十月十日隨同一般僑團赴總統府參加慶祝國慶紀念會，隨後在總統府廣場參加中華民國各界慶祝五十七年國慶紀念大會；十月十二日下午四時參加總統伉儷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之盛大茶會；十月十三日，應旅臺蒙古同鄉會之邀，出席該會之歡迎茶會，會中色德巴博士致詞呼籲海內外同胞，應團結一致、擁護蔣總統，色德巴博士稱：「今天蒙古同胞已面臨生死存亡之最後關頭，蔣總統是我們唯一的救星，我們海內外蒙胞必須團結一致，擁護蔣總統，只有蔣總統的領導之下，才能消滅破壞我國固有文化的共產黨，收復蒙古地方，帶我們重返家園」。並由旅歐蒙胞代表滿濟特先生，當眾高歌一曲蒙古民謠，豪放的塞外之音，彷彿蒙古高原就在眼前，懷鄉之情油然而生；十月十四日該團一行三人，隨同一般僑團，赴臺灣南部參觀國軍三軍訓練基地，各軍事學校暨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等經建設施，並遊覽高雄澄清湖等風景區，於十月十七日晚間返回臺北，該團親睹國軍裝備

之新穎與訓練之精良，對反攻必勝，復國必成之信念，益增信心，並親見經建成果豐碩，國民生活水準日見提高，感到無比的欣羨。

該團返回臺北之次日（十月十八日）晚間，應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郭寄嶠之邀，參加在臺北市愛國西路自由之家舉行的歡宴，席間該團團長色德巴博士說，在蔣總統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對蒙藏邊胞的各項措施，非常符合五族共和的原則，對於促進國族團結，顯然已收到極大之效果。

該團團長色德巴博士曾於十月二十二日赴中央廣播電台作蒙語錄音，向大陸廣播，在此項錄音中，色德巴博士除盛讚祖國政府在蔣總統領導下，政治則崇尚民主，社會經濟則豐衣足食、安居樂業，與毛林小集團統治下的大陸，充滿了血腥氣氛，紅衛兵造反奪權，目無法紀、兩者恰成了強烈的對比。此外，並號召大陸蒙胞，應響應蔣總統討毛救國的號召，揭竿而起，反抗共產匪偽政權，並保證旅居海外的蒙胞，誓必提供一切力量，作大陸蒙胞反抗毛匪的後盾。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總統又一次接見自各地回國參加十月慶典之僑團茶會，該團團長色德巴博士及旅法蒙胞代表滿濟特先生，分坐總統兩側攝影留念（見下面附圖），在茶會中，總統曾垂詢色德巴及滿濟特在海外蒙胞的生活情況，色德巴博士及滿濟特先生對總統垂詢，引為畢生殊榮。

十月二十八日，該致敬團應中國邊政協會之邀宴，首先由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周昆田先生向蒙胞致敬敬團三位團員介紹該會同仁，隨後周理事長昆田致歡迎詞，他說：「今天很榮幸，也很愉快的來歡迎由歐美遠來的色德巴團長以及額爾德尼、滿濟特兩位代表先生，本人謹代表中國邊政協會略致歡迎之忱。同時郭委員長今天於百忙之暇，也能來參加這一宴會，使我們無任感謝。」

記得前幾天在自由之家郭委員長宴請色德巴團長等人的宴會席上，有關於反共抗俄國策的維護及我人應在蔣總統領導下，海內外同胞一德一心，致力於全國領土的恢復，大家闡述甚詳，熱情洋溢，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都非常的感動而佩服。今天我想不再重複，只就本會的性質及任務方面，簡單地說幾句話。

本會名為中國邊政協會，是漢滿蒙回藏各族同胞所組成的團體。在性質上，本會是一個民間的學術團體，但顧名思義，本會為「邊政協會」，自以協助邊政，完成復國建國的大業，為主要宗旨。因此，本會的任務有：（一）闡揚國父遺教暨總統訓詞有關邊疆政策的指示，（二）研究邊疆民族史地文化經濟等有關學術理論及一般實際問題，（三）出版有關邊疆之研究報告及專著，（四）舉辦學術性之專題演講會座談會，（五）建議建設邊疆之各種方案，（六）協助邊疆難胞之救濟等事宜。

關於這六種任務，本會同仁都不斷努力，求其貫徹。而對邊疆各項問題的研究及邊疆各地區各族同胞實際情況的報導，尤所注意。本會所出的中國邊政季刊，便是希望能承擔這一責任。

喀爾馬克族，是我們蒙古同胞的一支，過去亦生活在中國大陸上的蒙古同



胞所聚處的地區，只以環境上的關係，由中央亞細亞而至歐美各地，但在精神上仍與我蒙古同胞結合在一起而不可分。

本會爲見聞所限，對於喀爾馬克族同胞情況的報導非常之少，這是本會同仁所引爲莫大之遺憾的。過去兩年中，由於色德巴團長等的來臺，使我們略知喀爾馬克族同胞在海外分佈的情況，今年又有額爾德尼、滿濟特兩代表的同來，更使我們對喀爾馬克族同胞在歐美各地奮鬥的偉大成果，有着深刻的瞭解。在先，本會原擬舉行一次歡迎三位先生的座談會，請色德巴團長主講，使本會全體會員都能蒞臨聽講，獲得教益，但由於時間不夠，只得改以此種小型的宴會，表示歡迎的誠意，尙希三位先生原諒。

我們知道，當前的反共抗俄及復興建國的工作，非常艱鉅，而我們邊疆各族同胞前途的光明與黑暗，亦都與此一工作結着不解之緣。此一工作如獲成功，則大家都能享及自由平等，並肩發展的幸福，失敗則都不免於被奴役、被壓迫、被消滅的厄運。而此一工作的成敗關頭，則看我們各族同胞能否真誠團結以爲斷。能團結則成功，不能團結則失敗，這個主權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必須善爲使用。

至於團結的關鍵，最重要的則在意志情感與見解的溝通，及彼此情況的瞭解，因此，本會殷切期望：色德巴團長及額爾德尼、滿濟特兩先生今後能將有關資料及大作，惠賜本會，俾在本會刊物上發表，以增加本會刊物的光榮，而使政府及海內外同胞，對於邊事方面更可有實貴的參考資料。各位如能惠寄資料，不一定要用國文、國語，無論是英文、法文、德文或蒙文，都是一樣的歡迎，本會將用照相印出，以保持原狀。

最後，謹以杯酒，恭祝三位先生及遠在歐美的喀爾馬克族全體同胞的健康快樂，同時也向郭委員長致謝。」

隨即由蒙胞致敬團團長色德巴博士發表答詞，色德巴團長表示：「首先對

俄國報復了蒙古

本刊發表拙作有關蒙古歷史地理的論文，計有下列各篇：

- 一、近代所知的蒙古源流
- 二、中華民族的分與合
- 三、蒙古的月牙地
- 四、蒙古的心臟地
- 五、蒙古心臟地的右疆
- 六、蒙古心臟地的上疆
- 七、蒙古的地、物、兵

主人豐盛的招待，表示謝意，可是周理事長的博學多才與深謀遠慮，將我想說的話都說了，但是我還要說幾句話。雖然我們喀爾馬克蒙古族離開祖國已有我數百年之久，但是我們與祖國同胞不斷的來往，所以我們的心結合在一起，們意識中的目標也是一樣的，我們會身受共產黨的迫害，使我們喀爾馬克人分崩離析，流浪在外，我們一定要剷除萬惡的共產黨。成吉思汗曾教訓我們要有同高山一樣高的看法，與深海一樣深的想法，共產黨只能殺我們的肉體軀壳，決不能消除我們愛好自由的精神。

海外蒙胞雖然分處世界各地，但是我們的眼光總是和在臺同胞結合在一起。在祖國有大智、大仁、大勇的蔣總統在領導着我們，他是全世界中國人的唯一領袖，在他領導之下，無論軍、經、政治都有着長足的進步，我親身目睹這些豐碩的成果。我深信全世界的中國人都是擁護蔣總統的人。

我們喀爾馬克蒙胞必須回到我們原來的故鄉——蒙古，重過自由安樂的日子；最後，我簡單的說一句話，旅居海外的蒙胞，與祖國同胞有着共同的願望，我們永遠團結在一起，我深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在南京，在北平再來歡聚，謝謝各位。」

色德巴博士之答詞簡明而有深度，與會人士均極感動，賓主盡歡而散。

十月卅一日，欣逢總統蔣公八秩晉二華誕，色德巴團長代表旅歐旅美全體蒙胞恭撰：「團結一致爲總統壽」祝壽專文，刊登十月卅一日中央日報，此外並呈獻蒙漢文合璧「萬壽無疆」錦旗一面，以表示海外蒙胞效忠領袖之忱。

該團一行三人，於十一月二日分別賦歸，此次由於該致敬團的回國，使海外蒙胞與國內同胞，更緊密的團結在一起。

趙尺子

八、蒙古的文化

九、蒙古的宗教（喇嘛教與巫覡）

一〇、蒙古的道德

一一、蒙古的語文

這十一篇原是拙作「蒙語實證的蒙古真像」一書的分段刊出。如果保存本刊的讀者將這十一篇依照上列次序剪貼成冊，便是一本書。這本書的最後一章，現亦刊載於此。

當韃靼海峽名爲鮮卑海峽的殷朝，斯拉夫人還在喀爾巴汗山脈裏過着半人半獸的生活；當匈奴（北夏）人縱橫東歐的漢朝，斯拉夫人流浪到鮮卑和匈奴

的領土黑海巡帶，並獲得了「光榮」的名字——斯拉夫（希臘語「奴隸」），成爲希臘人口販子的奴隸。

直到公元十二世紀，斯拉夫才建立了若干部落，接受了天主教的文化，和拉丁、匈奴的混合語言，並以武力侵佔了匈奴人的領土。斯拉夫語言裏的匈奴語成份之多，斯拉夫土地大半都用匈奴所命的原名；充分證明了斯拉夫是匈奴的敵人。她們是吃光了匈奴而起家。

這個史實，被元太祖的大將速不台所發現。速不台於太祖十六年，奉命窮追撒馬爾干的逃王摩訶末，率領兩萬鐵騎，貫穿了橫四十度的經度和縱二十度的緯度，每天竟急行軍一百五十公里，掃蕩了十幾個敵國，攻陷了許多城市。最後在裏海一個島上俘獲了摩訶末的屍體；也在裏海和太和嶺（高加索山）的北面，碰上了和蒙古同血同語的同胞。這些說着速不台自己一樣語言的蒙古人，已失去他們的莫斯科（蒙語 *muska* 冰水），失去他們的烏拉特（蒙語 *utai* 紅人們），而苟延殘喘在頓河和窩瓦河之間。他於是報告太祖。太祖——

「(288) 又令速別額台（按即速不台）把阿禿兒去征伐北方的康里、欽察、巴只吉惕、幹魯速惕、馬扎刺惕、撒速惕、薛兒客速惕、客失米兒、孛刺兒、刺刺勒等十一部國。渡亦扎勒河、扎牙黑河，直抵乞瓦綿、客兒綿城等地。」（前西大教授謝在善譯：「元朝秘史」）

姚從吾、扎奇斯欽兩教授的「漢字蒙古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則譯爲：

「又命速別額台勇士把阿禿兒往征進北的康里（康里）、乞卜察兀惕（欽察）、巴只吉惕（巴施客兒篤）、幹魯速（俄羅斯）、馬札刺惕（即馬加、匈牙利）、撒速惕（撒克新）、薛兒客速惕（徹兒客思）、客失米

本會上 總統祝壽電

總統 蔣公鈞鑒本月三十一日為我

公八秩晉二華誕普天同慶薄海騰歡本會同仁等懷

毋忘在莒之訓抱復國收

邊之心精誠團結永矢忠勤謹電祝嘏伏乞

垂鑒

中國邊政協會57百艷謹叩

兒（喀什米兒）、孛刺兒（波蘭）、客刺勒（或即「怯憐」，匈牙利國王之稱）等十一個外邦的部落。一直到渡過亦的勒（伏爾加）、扎牙黑（烏拉解爾河）等河，並到達乞瓦（基輔）、綿、克兒綿城。」

解放了東歐的蒙古人印匈奴人，也征服了俄羅斯人。十九年，速不台凱旋，向太祖提出情報和建議：

「到處都是我們種族的人！不錯，他們是異教徒，但總算和我們有血統的關係。你，站在一切騎士民族首領的地位，可以立意要把他們完全解放。我們到處遇到你的偉大祖先阿提拉的遺跡。再往西去，在我們不幸沒有時間下手征服的一個國家裏（按：匈牙利），有一條河名叫多瑙河。在那裏，從前有阿提拉的堡壘。有人說，他們的後裔今日還生存於河的兩岸。」（巴克霍森：「成吉思汗帝國史」）

這一件報告，燃燒起太祖的民族至愛和英雄烈火，他要使祖先阿提拉在多瑙河上建立國家的歷史，由自己再來重寫一番。在太祖看來，從幹難河、烏拉河到多瑙河，從不兒罕山、烏拉山到高加索山，都該是蒙古的歷史的領土，而至今烏山拉以西是淪陷給斯拉夫人近乎幾百年甚至一千年了。

元太祖把抵禦斯拉夫，保護蒙古人的責任交給長子朮赤，封他爲欽察汗，統治曾經速不台征服過的十一個部國。朮赤不久薨逝，由兒子拔都繼承欽察汗。太祖旋亦崩逝（一二二七）。

太宗（窩闊台）嗣位（公元一二二九），謝氏「元朝秘史」稱：

「(270) 又以前派遣速別額台把阿禿兒去征伐康里、欽察……等部國……現在聞聽各國百姓抵抗很頑強，所以加派巴禿（按即拔都）、不里、古余克、蒙格等皇子去增援。」

姚、扎兩氏「蒙古秘史」則爲：

「其次，速別額台勇士曾被派遣遠征康里、乞卜察兀惕……等（十一種）百姓……爲那裏城池難攻，使速別額台勇士遭遇困難。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不里、古余克（貴由）、蒙哥等前往，去做速別額台的後援。」這就是世界史上有名的拔都西征（參看拙作「拔都傳」）。拔都於太宗七年（一二三五）任西征軍大元帥，用了九年功夫，完全收復了鮮卑、匈奴和欽察汗國的故壤，於一二四三年定都薩萊（今譯薩拉多夫）。多桑蒙古史引迎兒賓行記：

「俄羅斯……受蒙古人之統治者二百餘年，其大公與諸藩王皆稱臣於蒙古汗。俄羅斯諸王常須入朝大元庭。設有內爭，須由蒙古汗決之。欲得直者，必須奉以厚賂。每次大公死，欲襲位者，必須邀寵於拔都之後人。蒙古汗不特時常自由處分其國土，且常自由處分其生命。諸王入謁蒙古汗時，必須遵其禮節。每有汗使至俄羅斯大公所，大公必出城跪迎使者，獻馬寫，陳貂皮於使者足下。使者高聲宣讀汗敕，大公須跪聆之。」

拔都及其子孫如此統治斯拉夫二百三十七年。欽察汗國於明朝成化十六年（一

四八〇），被莫斯科大公伊凡三所滅。接着便是斯拉夫對於蒙古的報復。這些史實可參看胡秋原氏的俄帝侵略中國史和吳相湘氏的俄帝侵華史。下邊擇錄民國四十二年九月「戰鬥青年半月刊」拙作俄帝侵華簡表——

一四九九年——伊凡三世攻入鮮卑利亞的亞撒，殺鮮卑人頗衆。
一五五二年——伊凡四世吞滅烏拉山以西的喀山汗國。不斷擄掠烏拉山以東。

一五八〇年——俄寇耶爾馬克攻佔烏拉山以東地方。

一五八一年——至一五八三年，耶爾馬克攻滅鮮卑格勒（按又譯西般汗國，係欽察汗國的分封國）。

一六四三年——至一六四四年，俄寇侵入黑龍江，肆行殺掠。

一六四四年——鮮卑、蒙古（布里雅特）大團結，抵抗俄寇。

一六五一年——俄寇攻佔伯力。

一六五二年——我寧古塔軍出擊俄寇，失利。

一六五三年——俄寇攻佔尼布楚。

一六五五年——我再擊俄寇於呼瑪爾，無功。

一六五八年——我敗俄寇於松花江下流。

一六六〇年——我擊敗俄寇。

一六八五年——我收復雅克薩。

一六八八年——俄喉使準格爾的噶爾丹侵入喀爾喀（外蒙古），我國政府全力平亂。

一六八九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迫我承認外興安嶺以西的鮮卑利亞為俄國領土。

一七二七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迫我承認外蒙古以北的鮮卑利亞為俄國領土。

一八五八年——俄迫我簽訂璦琿條約。此約擴大被俄侵去之鮮卑利亞東境至黑龍江以北及烏蘇里江以東。

一八六〇年——俄迫我簽訂北京條約，擴大其所佔鮮卑利亞邊境至烏蘇里江東岸。此約中並規定新疆劃界，以當時俄已侵佔全部中央亞細亞。

一八八一年——中俄伊犁條約簽訂，我雖收復伊犁，但新疆境外內附諸部均經我承認為俄國領土矣。

一八九一年——俄開始建築鮮卑利亞大鐵道。

一九一一年——外蒙古王公、活佛乘我國民革命，勾結俄寇，於十一月三十日宣佈「獨立」，僭稱「共戴帝國」，墜入俄寇報復蒙古的詭計中。

一九一二年——十月，俄與外蒙偽組織簽訂「庫倫條約」；我外交部提出抗議。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中俄簽訂北京條約。扎奇斯欽教授云：「由於這個條約的締結，中國僅在表面上爭得了對外蒙古的主權；但是帝俄却保持了它與外蒙古所訂的庫倫條約中已得到的一切權利，引起外蒙對帝俄的背信行為極表不滿。」（見「蒙古之今昔」）

一九一五年——六月，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外蒙古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中俄兩國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外蒙古不得與外國締結有關領土及政治的條約；「共戴帝國」改稱外蒙古自治政府，公文書上用中華民國年號及干支記年（按外蒙古當時不知干支是「夏時」）；對於俄國非法據為已有的蒙古領土——唐努烏梁海，未提隻字。

一九一六年——「外蒙古鑑於俄國之背信行為，由親俄排華，轉入『排俄親華』」。（「扎奇斯欽：『蒙古之今昔』」）。

一九一八年——蒙古都護使陳毅協助外蒙古收復唐努烏梁海。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外蒙古撤消自治。

一九二〇年——二月，俄國白軍恩琴攻入庫倫。活佛再宣佈「獨立」。列寧導演偽「蒙古人民革命黨」蘇和巴圖爾、柴巴桑等，七月攻佔庫倫，僭號偽「蒙古人民共和國」，扎奇斯欽教授稱之為「受外力控制的政權」。十一月，這個偽組織和俄國締結「俄蒙修好條約」。

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簽字，俄承認外蒙古為中國的一部份，尊重中國的宗主權；但實際控制住外蒙古，玩弄傀儡。並將唐努烏梁海自外蒙古分開，直接統治。

一九四五年——我國迫於雅爾達協定，簽訂「中俄三十年友好同盟條約」。

中國為了保全領土的完整，援救蒙古宗族不使遭到斯拉夫的報復，從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到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共計努力二百五十八年，到底歸於失敗！外交因素姑置不論；觀念因素則首先不能不歸罪於外蒙古人士始終不知他們是中國人，才有哲布尊丹巴、蘇和巴圖爾、柴巴桑、澤登巴爾之流，認賊作父；其次不能不歸罪於滿漢人士也始終不知蒙古人是和自己同血同語的同胞。筆者在這本小書裏所以不憚煩瑣與古奧，舉出漢蒙同血統同文化同宗教同道德尤其同語言的確實史證，只為打破蒙漢的隔閡，期望改變觀念上的癥結，如兄如弟，共同致力於反共抗俄。

最後，讓我們聽聽俄國人的語意和心聲：

「蒙古族人在其獨立（？）的國家（？）中祇住着人口總數之半，其

餘一半蒙古人（內蒙）則住在中國境內。」（五十三年九月十五日赫魯雪夫談話）

邊政漫談（三）

三、中國民族的分與合

（四）中國民族的結合

根據文化人類學者的研究，民族文化的差異，乃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傳統等因素互為因果，互相作用而成。如前節史學家所指出的，華夏與邊疆民族既逐步分化，於是華夏民族由於所居中原土地肥沃，氣候溫和，物產豐富，便創造了燦爛文明，並逐漸凝成統一的民族意識；而分在中原四周各自發展的邊疆民族，情況恰好相反，且因受特殊地理環境的限制，以至於演變成部族名稱繁多的邊疆民族。像民族學者芮逸夫先生所指出的：「中國民族無論在體質上，在文化上大體是相同的。……但這就是構成份子的『共相』而言。若就各份子的『自相』來說，我們知道，一胎裏生不出兩個完全同樣的弟兄，我們中國民族有四億五千萬之衆，分佈地域有一千方公里之廣，當然不會沒有差異。」

英國學者阿克吞爵士（Lord Acton）曾說：「人類之一部份，其所以能和另一部份，融洽化合，而溝通其朝氣，智識，與能力者，實有賴於同處一國之中。」中國民族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那是由於生活的需求，中原華夏與邊疆民族間，發生內移民與外移民的活動，因而增加了交往接觸，此種接觸不論為和平的貿易、通婚，或為生存地域的擴展而發生爭戰，但却促使相互間融合，乃為歷史上的事實。

當秦始皇「併六國一天下」，統一中國出現時，北方的匈奴亦發展而成為強大的行國，雙方即有接觸。其後至兩漢，悉力從事對匈奴地方的經營，並通西域接西南夷；而此時西部的氐羌與東部的東胡，亦乘機興起，東漢晚年以至三國時代的曹魏，均曾採用招致邊疆民族內徙的政策。魏晉南北朝時期，所謂「五胡十六國」之中，匈奴、羯族、鮮卑、氐、羌等五胡族系所建之國，數達十三，想見其時相互間融合更加密切。隋的統一中國，南北分治的局勢雖告終止，而北方的突厥亦漸強盛，又與隋朝與繼起的唐朝，有合作亦有衝突，迨唐代建設世界帝國之後，疆宇既更加擴大，邊疆民族與中原民族的界限便逐漸泯滅，如安史作亂，出師勤王者除郭子儀外，尚有契丹人李光弼；黃巢作亂，收復京師者是李克用所引率的沙陀軍隊。再後，由來自邊地的族系在局部地區所建

俄國已報復了元太祖和拔都，擄去他的家鄉——外蒙古，但並未滿足，還在垂涎着內蒙古；她非將元太祖的子孫完全淪為奴役，是不會甘心的！

許占魁

立的朝代，如契丹的遼，黨項的西夏，女真的金等等，自必加深了中原民族與邊疆民族間的關係。嗣後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威服亞歐，其疆域的擴展，比較漢、唐兩代還大，彼時且有中亞、西亞的民族相繼徙居中國，古語所謂：「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最足以形容當年的情況。明代係向西南和海外發展，緬甸、老撾等處均有苗夷民族的足跡。及滿族自東北興起，定鼎中原後，更使中國民族擴充了內容。至此，可以說中國民族已是亞洲許多民族相互結合而成的中華民族。所以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民國，講述民族主義，開宗明義即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並要求「漢族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回、蒙、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

四、有關邊疆民族的幾個問題

（一）邊疆民族應否析出的問題

當對日抗戰初期，筆者在昆明就讀國立西南聯大時，適逢其會的看到一次對中國民族問題的論爭，當時有一部份人的主張是：「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可再析出甚麼民族。」另一部份人則反對這種說法，以為在中華民族之內是可以析出若干民族的。就是現在還有人認為，邊疆民族都已「漢化」了，何必庸人自擾而製造出民族問題，這真是一廂情願的說法。我們不彈詞費的在上節說明中國民族的分與合之經過，即欲簡要鉤畫出漢、滿、蒙、回、藏等各族系相互結合的史實，而不是被其中任何一族所「同化」了。

總統在中國之命運一書說的最為明確：「就民族成長的歷史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教融合而成的，這多數的宗教本是一個種族和一個體系的分支，……他們各依其地理環境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文化，由於文化的不同，而啓族姓的分別。然而五千年來，他們彼此之間隨着接觸機會之多，與遷徙往復之繁，乃不斷相與融和而成為一個民族。」梁啟超更指出：「任舉何省人民，孰不有羌、苗、匈奴、東胡，乃至其他諸異族之遺血者？而今則惟以中華國民之一名義，自見于世界耳。」芮逸夫先生在中華民族的構成一文更指出：「事實

上我們如果到了各族雜處的邊疆地區，却隨時隨地可聽到，「某某是漢人或漢族，某某是蒙古人或蒙古族，某某是維吾爾人或維吾爾族，某某是哈薩克人或哈薩克族，某某是藏人或藏族」一類的話語。這個事實我們是不能否認的。」

法國民族學者雷南 (Joseph Ernest Renan) 曾說：「就目前而言，各民族之存在，乃是一件良好的事，甚至是一件必要的事。它們的存在，乃是由自由之保障；倘若全世界祇有一套法律，一個主人，則自由將會喪失。」所以，國父早年領導革命，首倡「五族共和」，從此，漢、滿、蒙、回、藏等名，遂成為各該民族的定稱，而統一名稱則是中華民族，並於民國元年九月三日對北京五族共和進會及西北協進會講演，稱許此事：「窃維民國成立，五族一家，地球上所未有，從古所罕見，洵為盛事！」……所望以後五大民族，同心協力，……以同赴國家之事，主張和平，主張大同。

(二) 對邊疆民族的觀念問題

一般人對邊疆民族似乎有兩種不同的觀念，一是「看不起」，一是「了不起」，這都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先說「看不起」的觀念，此乃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的偏狹思想，孟子所謂：「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因而對「非我族類」的邊疆民族名稱，不加以大羊如羖，即添以蟲豸如蠻貊，其尤甚者，廣東的「土著」，對於由中原移粵的「客家人」，竟有故加于客之旁而作「貉」。就是「非我族類」的觀念，亦大有差別，如西南各族中，苗族對漢族的文化頗為仰慕，盡力學習漢語漢文，改從漢俗；但保羅等族，則自視甚高，而盡力保持其固有文化，且以漢人為較低民族，每逮漢人為奴。

再談「了不起」，就蒙古人來說，他們曾囊括過四十餘個國家，武功輝耀了全球，他們曾統治今日蘇俄二百六十七年；在印度現存留着許多多邦，這些國王多是元太祖的後代。再就藏族來說，吐蕃在唐代會盛極一時，他們自唐至今，有極優美的文化，有哲學，有文學，有藝術，他們在思想上影響了亞洲各民族。因此又認為邊疆民族「了不起」。

其實，上述兩種觀念都是錯誤的，一個比較持平的看法，就文化觀點而論，文化人類學家強調：「普通的人性，分殊的文化」，認為文化的價值是相對的，亦即謂每一個民族文化的好壞，只能站在該文化的立場作判斷，而不能以他文化的觀點來評定它的好壞。正如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消弭狹隘的民族界限，所決議的邊遠省區實業文化建設方針案宣示：「對於各該地風俗習慣之記載，須和平誠懇，不可有助人惡感之文字，在可能範圍內必須以新舊思想之融洽為要領。」從而中原民族與邊疆應共同重新確立一種觀念，即法國雷南所說：「以言過去，有一個大家分擔的光榮和苦難，以言將來，有一個共同努力企求實現的計劃；曾經一同忍受，一同歡欣，一同希望。……樹立

民族觀念的資本，乃分享過去之光榮，及分擔現在之共同意志。」

(三) 邊疆民族地位平等的問題

西洋現代政治思潮發展的趨勢，如就數民族一國家而言，究應設法同化抑宜保持分歧？此在最初，不無理論與實踐，無疑地均傾向同化，而且往往是強迫同化。少數民族愈是羈強，則統治者愈取高壓手段。其後潮流改變，愈認為少數民族具有若干不可磨滅的權利，成當尊重，此即指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藝術、歌謠、服飾裝束應當儘量保持，至其人權民權之應與多數民族一律平等，自不待言。

惟由歷史證明，一個民族能夠持續連綿不絕者，必須一方面有維持其物質生活，食衣住行的各項設備，一方面有充實其精神生活與教育的優良環境。二者皆缺，則此一民族必亡，二者缺一，則此民族必衰。我國邊疆民族長久居住在高原或沙漠，以帳幕為室，皮毛充衣，駝馬牛代步，至於文教衛生交通等事業，均遠遜於內地各省，倘與沿海商埠相比，更有霄壤之別。倘如此而談民族平等，豈非望梅止渴，無補實際。

國父講民族主義，即以求全國國民真平等，即地位的平等為最高目標，對於邊疆民族，民國元年九月三日對五族共和進會及西北協進會講：「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歸於平等，……今者五族一家，立於平等地位。」總統中國之命運一書除說明應遵照國父「五族共和」主張，務使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外，特提出「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賦予以宗教、文化、經濟均衡發展的機會。」憲法一六九條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及其他經濟、社會事業，應積極籌辦，並扶植其發展，對於土地使用，應依其氣候土壤性質及人民之所宜，予以保障。」此殆均屬順應時代思潮的政策揭示，亦必如斯始能言民族地位平等，尙望政府主管機關根據此項國策，評訂具體可行計劃，分別付諸實施。

(四) 邊疆民族的民權行使問題

英國政治思想家麥恩 (Alfred Zimmern) 說：「世界所以有各民族，正猶世界所以各個人，乃為全體而非為爭競。……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需要各種民族參加。」但多民族的國家，由於文化等差異，常會發生許多問題，世界各國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隨環境之不同而有各異的方式，並將其原則載於憲法，按其原由，乃因一切問題對於各民族有重大關係者，往往不是解決於地方，而是解決於中央。在中央解決問題之際，少數民族本應和多數民族有平等發言的機會，但各國的議會，都是經濟多士，由選舉的代表所組成。倘選 G. Jellinek 的說法，多數決的思想是根據自然法的觀念，各人都有同一的價值，在同一價值的人民之間，除依「數」決定之外，實在沒有更妥善的方法。議會

議員是人民選出的代表，在代表之間，當然不能付以差異的價值。

但另一個事實，少數民族必永是少數，多數民族必永是多數。固然少數民族也有參政權，可以選舉議員，參加中央議會，以代表他們的利益，可是議會乃依多數決的方法，決定一切，他們人數不多，提出有關其本身權益的議案，倘不獲多數民族的同情，當然沒有通過的可能。所以波蘭、捷克等國家，憲法雖有專條規定保障少數民族的利益，而少數民族猶不能滿意，其民族糾紛仍時常發生。

因此，關於少數民族民權的行使，另有一種方式產生，即放棄多數決主義，而採用協商 (Amicibilis Composition) 方法。舉例而言，宗教不同，何能以多數人信仰的宗教，以推翻少數人的宗教，德國在十三年戰爭之後，其議會對宗教問題，即以協商方式進行。再如奧國一八六七年關於人民權利的憲法第十九條，固然保障其國內一切民族有同等權利，但遇到問題之與民族有重要關係者，因不是解決於地方議會，而為在中央議會解決，當時在中央議會之內，斯拉夫黨往往恃其多數，憑凌日耳曼黨，常相持不下。於是人民遂提議在中央議會，應予日耳曼以多數決所不能剝奪的權利。又如美國各邦在上議院之平等投票權，非得各邦全部之同意，不能修改其憲法第五條者一樣。

鑑於世界各國少數民族民權的行使，因在議會中以「多數決」而不能獲得真正「平等」的待遇，所以國人乃有「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中庸之論，此與前述的協商方式，精神相同，或值得吾人多加深思，而有所採擇參考。

(五) 邊疆民族的地方自治問題

今天的事實，不待歷史家的考證，及任何學術的和政治的解釋，皆不能不承認蒙古、西藏、新疆與西南諸省的邊疆民族，各有其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的特殊現象，及邊政制度的不同，而構成中國邊疆問題的真實性，及促使邊疆民族要求實行地方自治的必然性。

董修甲所著中國地方自治問題會說：「每個人都具有生存的資格，他們的權利，理應平等，……自然要有一種絕對保證大眾權利的及平等的政治制度，那就需要這個政治制度，每個人都有政治力量，實實在在地去管理自己，以謀共同的生存，那自然是再合理也沒有的事，所以從人權平等的方面說，自治制

度，是很合理的。」

頗有人以為若承認邊疆民族的平等地位與地方自治，無異提高邊疆的自覺，而引起民族分化的結果；其實此種憂懼只有在遊移迷亂的邊政狀態中才是存在的，像過去一方面保障着王公喇嘛土司的特殊權利，維持着邊疆同胞的孤立落後的生活狀態；一方面却在內地空倡民族統一，不去迎合時代的潮流，而積極推進邊疆地區的建設，收攬邊胞的人心，這才是值得憂懼的。

何況實行地方自治，為國父領導革命建國的目標之一，對於邊疆民族的地方自治，且進而主張予以「扶植」，如建國大綱即有：「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亦有：「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至於邊疆民族所希望的地方自治範圍，固然各方所見未盡相同，惟就我國實際情況而論，筆者個人以為應依積極扶持民族自治與民族互助的並行原則，在文化教育與法制政策上，重視邊疆民族的特殊性與區域性，參照下列三項準則而策訂計劃：

(1) 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決議關於加強國內各居民及宗教間之融洽團結之施政綱要案，其中有「除國防外交及國家行政統一於中央外，對於邊疆文化教育經濟交通之建設，應由中央協助各邊疆地方政府，依據本黨主義政綱，盡力推行。」

(2) 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第二條：蒙古各盟部旗以其現有之區域為區域，但於必要時，得以法律變更之。……第五條：蒙古各盟及特別旗直隸於行政院。」及蒙古地方自治辦法八項：「……四、各盟旗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五、各盟旗現有牧地，停止放墾，以後從改良牧畜，並興辦附帶工業方面，發展地方經濟（但盟旗自願者聽）……八、盟旗地方，以後不再增設縣治或設治局。」

(3) 總統四十八年三月告西藏同胞書：「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未完待續）

元代蒙人之喪葬制度

袁國藩

十三世紀之蒙古，祭祖，則長子主之。

蒙古與俄羅斯：「氏族長，是長支中的長子，傳統上執行祭祀之職，其

中最尊貴者，則予以別乞之尊稱。」

蒙古社會制度史：「巴阿都氏，是李端察兒的長支李端察兒的長子巴里

歹，他就是巴阿隣氏的始祖。所以，在成吉思汗的同族中，也就是孛端察兒子孫的孛兒只斤氏中，在成吉思汗時代，居於長老地位的只有老翁兀孫。」

新元史豁兒赤兀孫傳：「既而部衆推太祖爲可汗……，乃教豁兒赤兀孫……爲萬戶。蒙古俗以別乞爲尊，別乞者，服白服，騎白馬，位在衆人上，歲時主議。太祖以其巴阿隣氏之長子，賜別乞之號。」

父母死，則幼子主喪。蓋子長，則析產分居，唯幼子隨父母家居，故又號家之主也。

多桑蒙古史：「依俗諸子之成立者，以什物畜羣付之，俾其能離父居而自立。父居所餘之物，一概留給嫡妻所生之幼子。」

蒙古社會制度史：「父母的遺產，分給諸子，尤其幼子享有特權……。末子應獲得父親的基本財產，所以，末子被尊稱爲額真（家之主）。末子是火火的守護者，所以被稱爲火之主。」

新元史帖木哥幹赤斤傳：「烈祖幼子，少太祖六歲，國語謂主竈，日幹赤斤，因稱帖木哥爲幹赤斤那顏。」

所以，成吉思汗既崩，拖雷遂因遺命，秘不發喪。

多桑蒙古史：「至是，諸子唯拖雷在側，汗臨危……，囑諸將，死後秘不發喪，待唐兀主來謁，執殺之。」

僅遣使訃告諸王將相，通令漠北會葬。

多桑蒙古史：「諸宗王公主統將等，得拖雷訃告，皆此廣大帝國之各地，奔喪而來，遠道者三月始至。」

後世子孫，亦因大汗之遺命，沿爲故事。

多桑蒙古史：「貴由（按：定宗）死，在訃告諸王以前，秘喪不發。」至其大殮，成吉思汗時，行天喪。

伊克昭盟志：「民國二十四年，達拉特旗團長森蓋，會掘地得一鐵質小櫃，內藏剝蝕凋殘黃色破書一本，經譯成國文，但已殘缺不完，是書爲元將突拔都的隨征記。其中記云：大汗出征至××，突斃。阿爾××率衆叛，臣民哀痛。因大汗×××，×××議舉天葬。」

同書「禮俗」：「野葬，這是蒙古原有的葬法，就是把死者的屍體棄於山巔或深谷，任鳥獸啄食……。三日後，再去檢視，如已爲鳥獸食盡，認爲死人升天獲福，不勝欣慰。不然則以生前罪孽深重，昊天不攸，復請喇嘛誦經贖罪，超度亡魂。」

用銀棺。

伊克昭盟志：「成靈是一個長方形的銀棺，長三尺三寸，寬一尺五寸，高約一尺四寸，外面鑲有薔薇死紋，用銅鎖鎖着。誰如果打開銀棺窺看，定遭神譴，犧牲牛馬，蒙古人都這麼相信着。」

按今日伊克昭盟之成靈，若非內安大汗之衣冠，則必爲天葬後之遺骸。蓋三尺之棺，絕無法以安放大汗之遺體也。雖據伊克昭盟志「禮俗」謂：「土葬，即將死者，納於木棺，而葬之於土中。惟富且貴者，有以木製坐棺，以白布纏屍，立坐棺中。」然成靈，高僅一尺四寸，故即爲「坐棺」，亦無法安放身材魁偉之大汗遺體也。

殉以所用之武器。

伊克昭盟志「元將突拔都的隨征記」：「大汗出征至××，突斃……。丞相奉汗衣冠寶劍，薰沐置七寶箱內（按當即今之銀棺），使神駝載運，擬葬××××。」

及其後世，則即其御帳，殮於其中。

元中「國俗舊禮」：「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外氈帳房，有不諱，則就殮其中。」

棺用楠木兩塊，鑿空以似，髹之以漆，俾納遺體立坐其中，不類中原之制。

草木子「歷代送終之禮」：「元朝宮裏，用梳木兩塊，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

元史「國俗舊禮」：「凡宮車宴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爲二，剝削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

服用貂皮爲襖，餘若靴襪等，則悉以白皮爲之。

元史「國俗舊禮」：「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靴襪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爲之。」

棺內，殉以金製之日用器皿。

元史「國俗舊禮」：「殉以波壺瓶二，盞一，碗樽匙筯各二。」外則以金籠四道束之。

草木子「歷代送終之禮」：「棺……如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二圈。」元史「國俗舊禮」：「殮訖，用黃金爲箍四條束之。」

復用納失失覆其上，於是大殮遂成。

元史「國俗舊禮」：「覆棺亦用納失失爲之。」按納失失，亦即納赤思，織緞也。縷皮傳金，用爲織文，爲元代織錦中之尤貴者。道園學古錄「曹南王勳德碑」：「賞功，賜……且耳答衣九襲。且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者也……。副以納赤思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縷皮傳金，爲織文者也。」

別失八里，尊麻林，均設局以製之。

元史官志：「別失八里局，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掌織造御用領袖，納失失等緞，至元十三年等置。」

同書：「弘州尊麻林失失局……，至元二十五年，招收析居放良等戶，教習工匠，織造納失失，於弘州、尊麻林二處設局……（兩地）相去百

餘里。」

既殮訖，則柩用輿運，以納失失爲簾。

元史「國俗舊禮」：「與用白氈青綠，納失失爲簾。」

用女巫牽「金靈馬」以爲前導，遂歸葬漠北。

元史「國俗舊禮」：「前行用蒙古巫媼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匹，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續通典以爲：「元喪事，例靈馬走唱，即挽歌之遺。」

途中，日三祭。獻性用羊，奠以馬渾。

元史「國俗舊禮」：「日三次，用羊奠之。」

同書「祭祀」：「其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渾，以蒙古巫祝致詞，蓋國俗也。」按馬渾，酒也，以馬乳釀造而成。又稱馬嬭子，亦曰忽迷思。

因不欲大汗之死訊外洩，乃下令止行人，斷交通。

多桑蒙古史：「窩闊臺死，幹耳朵附近通道，皆命人監守，不許人外出。分遣驛使馳赴各地，勒令在道旅客，止於所至之地。」

同書：「貴由死……，斷絕交通，留止行人，遣使者以凶問，馳告莎爾合黑帖尼（按：拖雷之遺孀，憲宗蒙哥，世祖忽必烈之母），及宗王拔都。」

途中且有所遇，無論人畜，一律殺之以殉。蓋以爲可使之往事故主也。

多桑蒙古史：「諸將奉柩歸蒙古，不欲汗之死詢，爲人所知，護柩之士卒，在此長途中，遇人盡殺之。」

馬可孛羅遊記：「凡運大汗之柩，葬於阿剌篩山中者，護柩之人，在道過途人，盡殺之。殺時語之曰：往待吾主。此輩以爲被殺之人，侍從故主，如同生時。其所殺者，不僅人類，道遇馬匹亦殺之，供其故主之用。」

據傳聞，有殺戮逾萬者。

馬可孛羅遊記：「今汗之前汗——蒙哥之柩，遷葬之時，護柩之士卒，在道所殺之人，數逾二萬。」

迨抵克魯倫河之大幹耳朵，乃分陳靈柩於諸后之帳中。

多桑蒙古史：「至怯綠連河源成吉思汗之大幹耳朵，始發喪。陸續陳柩於其諸大婦之幹兒朵中。」按幹兒朵，即遼史之「幹魯朵」，金史之「幹里朵」，長春真人西遊記之「窩里朵」，黑韃事略之「窩裏陀」。遼史國語解曰：「幹魯朵，宮也。」黑韃事略曰：「窩裏陀，猶漢移蹕之所。」因帝王所居，故義爲宮殿、行宮，實即蒙古包也。

於是，乃大舉發喪。

多桑蒙古史：「諸將奉柩歸蒙古……，至怯綠連河源，成吉思汗之大幹

兒朵，始發喪。」按怯綠連河，即元秘史之「客魯連河」，聖武親征錄

之「怯綠連河」，元史之「驢駒河」，春長真人西遊記之「陸局河」，

張德輝嶺北紀行之「驢駒河」，劉郁西使記之「就居河」，明金幼孜北

征錄之「飲馬河」，今日克魯倫河，源出於肯特山之南麓，與鄂嫩河，

爲黑龍江之南北兩源。復按大幹兒朵，有龍庭、首都之意。蓋耶律大石

，建西遼，都虎思幹魯朵，中原視之，即所謂龍庭單于城也。

及至葬地，開土爲壙。所出之土，則依次序排列之。」

用絕女及生前所御之戰馬、武器、衣服，並帳中之一切用品，以殉之。

多桑蒙古史：「命依俗祭祀成吉思汗之靈三日，於諸那顏統將之家，選

美女四十人，盛其衣飾，遣之往事成吉思汗於地下，並以駿馬殉之。

馮承鈞引 Jean De Mandeville 書：「大汗死……，凡帳中諸物，皆與

帳並葬穴內。」

復以出土之反次序，並棺埋之。若有餘土，則遷之他處。

多桑蒙古史：「棺既下，復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則遠置他所。」

因不欲其葬地爲人所知，故不唯不封不樹。」

易繫詞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

周禮疏曰：「不積土爲封，不標墓爲樹。」亦即不積土起陵，樹碑標墓

也。

且使萬馬蹴平。

黑韃事略：「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草木子：「安送至直

北園寢之地，深埋之，用萬馬蹴平。」

待來春，則墓地已草木繁茂，蔓同平坡，不復可考矣！

多桑蒙古史：「葬後，周圍樹木叢生，成爲密林，不復辨墓在何樹之下

。其後裔數人，復來葬於同一林中。」

草木子：「俟草青方解嚴（按指葬地戒嚴也），則已蔓同平坡，無復考

誌遺跡。」

唯子孫爲確知其葬地，葬時，殺駝子於其上，欲祭時，則使駝母爲導，視其悲

鳴處，即其地也。

草木子：「其國制……，葬畢……，殺駝子於其上……，欲祭時，則

（以）所殺駝之母爲導，視其蹣蹣悲鳴之處，則知葬之所矣！」

復插箭爲垣，周廣三十里。

黑韃事略：「若忒木真之墓，則插矢以爲垣，濶踰三十里，邏騎以爲衛

。」

以兀良哈千人守之。邏騎以爲衛，設供帳以祭之。

多桑蒙古史：「命兀良哈千人守之，免其軍役，置諸汗像於其地，香煙

不息。」

伊克昭盟志：「成靈的守護者，名達爾扈特。達爾扈特，蒙語護衛之意，特表示多數。據說他們都是成吉思汗軍官的後裔，到元世祖時，始命彼等永居大汗陵前，作陵寢的守護者，世守勿替。原有五百戶，一半守護伊金霍洛（陵園），一半守護蘇勒定霍洛——寶庫。」

雖大幹兒朵之人，亦不得此入禁地。

多桑蒙古史：「他人不得入其中，雖成吉思汗四大幹兒朵之人亦然。」

蒙古社會制度史：「所謂禁地，或許是指汗的氏族墓地……禁地一如其字意，局外人——無論何人，不能涉足一步。」

唯據草木子謂，墓地雖置衛，但來春草青，即解嚴移帳散去。

草木子：「葬畢……以千騎守之，來歲春草既生，則移帳散去。」

既葬畢，則送葬之官，居五里外，日燒飯一次，三年乃返。

元史「國俗舊禮」：「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燒飯，致祭三年然後返。」

宮廷之中，則日兩祭，用羊，燒飯七七而後已。

元史「國俗舊禮」：「葬畢，每日用羊二次，燒飯以爲祭，至四十九日而後已。」

蓋遵金之故俗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朔望日，忌辰日，輒置祭，築臺，高逾丈，以盆焚食，謂之燒飯。」

三朝北盟會編：「所有祭祀飯食物，盡焚之，謂之燒飯。」

復因以爲死者如生，故仍爲之設帳，供食，獻乳，置馬，奉若生前。

馮承鈞引 Jean De Mandeville 行記：「韃靼人以爲死者如生，所以對其帝，奉一帳以居，設饌以食之，奉乳以飲之，奉財貨以供其用，奉一壯馬以供乘騎，一壯以供產駒。」

速新君既立，乃另立新帳。極華麗，深廣可容千人。

草木子：「元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爲幹兒朵。及崩，即架閣起。新居立，復自作幹兒朵。」

柳待制集「觀失刺幹兒朵御宴回」：「羣幕承柱繡錦楣，綵繩亘地製文霓，展旂忽動祠光下，甲帳徐開殿影齊，芍藥名花圍簇坐，蒲萄沽酒折封泥，御前賜酺千官醉，恩覺中天雨露低。」自註曰：「車駕駐蹕，即賜近臣羈馬嬾子，御宴設毼殿失刺幹兒朵，深廣可容數千人。」

至先帝所御，則亦有賜之近臣者。

元史「國俗舊禮」：「凡帝后……葬後……其帳房亦以賜近臣云。」

至其禁忌，則帝崩，諱言其名。蓋恐驚其亡魂也。

馮承鈞 Jean De Mandeville 行紀：「皇帝死後，無人敢在其家族前

，言及故主，蓋恐驚其亡靈也。」

二、諸帝之葬地

元代諸帝，葬起輦谷。

草木子：「元諸帝陵，皆在起輦谷。」

輟耕錄：「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真，國語曰成吉思……，在位二十六年，壽六十八，葬起輦谷。」

元史世祖本紀：「三十一年……，帝崩紫壇殿，在位三十五年……，葬起輦谷，從諸帝陵。」

蓋成吉思汗治命也。

多桑蒙古史：「先時，成吉思汗至此處（按：起輦谷），息一孤樹下，默思移時，起而言曰：將來欲葬於此。故諸子遵遺命，葬於其地。」

西方史家，均據中亞史家刺失德等之著作，謂在不甯平山中。

多桑蒙古史：「舉行喪禮後，葬之於幹難、怯綠連、禿拉三水發源之不兒罕合勒敦諸山之一山中。」

蒙古與俄羅斯：「西夏戰事終了，才宣佈汗（按：成吉思）的訃音，後安葬於聖不甯平之林中，但其墓穴，則屬秘密。」

按不甯平山，亦稱不魯左崖，不兒吉地方。

聖武親征錄：「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古崖，發兵征泰赤亦烏。」

王國維註曰：「不魯左崖，即秘史之不甯平山。」

又曰：「屠敬山謂即秘史之不甯平合勒敦山。」

元秘史：「自桑古兒河邊起了，到客魯連河源頭，不兒吉名字的地岸跟前。」李文田註謂：「不兒吉，山名，即前文一卷之不兒罕山。」

地當克魯倫河、鄂嫩河之源。亦所謂鄂嫩、土拉、克魯倫三河之源頭也。

元秘史：「到於幹難名字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又曰：「到客魯連河源頭，不兒吉（按：李文田謂即不兒罕）名字的地岸。」故不甯山，地當鄂嫩、克魯倫：河之源。

聖武親征錄：「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古崖。」王國維註：「即秘史之不甯平山，在幹難、克魯倫兩河發源處。」

大清一統志：「肯特山，在敖嫩河源之南，即克魯倫河發源處。小肯特山在西南，與特爾爾濟嶺相近，土拉河發源於此。」

水道提綱：「肯特山，高大，爲漠北羣山，東至大海之祖。山之西阜曰即龍嶺，又西曰特勒爾濟嶺，凡諸嶺以南，水皆流入克魯倫河。以北，水皆入敖嫩河。敖嫩河源，在克魯倫河源西北三百餘里，實小肯特山：嶺之北麓，即庫楚河源，北流入色楞格河，嶺之南幹，山西南麓水，即土拉河源。」

與之鎗後出塞錄：「圖拉，即土喇，發源敖嫩河源之西南數十里許。特勒爾濟之西曰土喇色欽，色欽，蒙古語河源也。」

元秘史：「上不兒罕山上去……自那山上望統格黎河邊有一叢百姓，順水行將來。」李文田註：「哈拉河上源，曰通克拉克河。出右翼左末旗，南流經庫倫南，納魁河，折而西流，經右翼右末旗，北納哈達瑪爾水，南納多拉錫山水博羅河，折北流，注鄂爾坤河。」統格黎，即通克拉克之對音也。

或謂即今日之汗山，亦稱愁山。

蒙古遊牧記：「汗山，亦曰愁山。在興安嶺北，土拉河南岸。元秘史謂之不兒罕山，太祖徵時，為三種蔑兒乞所困，全家避難此山。」

約當北緯四十七度五十四分，東經九度三分之間。

馮承鈞引宋君榮之言曰：「當時成吉思汗族之蒙古貴人云：成吉思汗所葬之山，曰汗山。處北京子午線西，北緯四十七度五十四分，東經九度三分之間。」亦即一般地圖之東經一〇六度又三分之一也。

或謂即肯特山東南幹山之必兒喀嶺。

元秘史：「當初元朝人的祖……來到於幹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往著。」李文田註：「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曰：直河套北二千餘里，肯忒山脈，西北起敖嫩色禽嶺，有東南一幹，東為忒勒兒几嶺，又東為即龍嶺，又東起頂，為肯忒山，什高大。又曰：必兒喀嶺，即肯忒山之東南幹山也。」又註：「今案鄂倫、敖嫩、鄂嫩，即幹難之對音。必兒喀，即不兒罕之對音。」

約當北緯四十九度，東經一〇九度之間。

據申報六十年所印中華民國新地圖，必兒喀嶺之位置如上。

據前述，流入色楞格河之土拉河、鄂爾坤河、庫楚河，與注入黑龍江之鄂嫩河，克魯倫河，皆發源肯特山四周，距元史之不兒罕山不遠。故李文田所謂：不兒罕山，即必兒喀嶺。張穆所謂：不兒罕山，即汗山。雖不中，亦不遠矣。

至馬可李羅謂在阿勒篩山。

馬可李羅遊記：「成吉思汗葬一山中，山名阿勒篩。」

就地望論之，亦當肯特山一帶也。

馬可李羅遊記：「自哈刺和林向北行，踰阿勒篩山，至巴兒忽之地，其廣四十日程。」按巴兒忽，即秘史之巴兒忽真，李文田、馮承鈞諸氏，均主在貝加爾湖之東。故馬可李羅所謂，自和林踰阿勒篩山，即今之肯特山無疑。蓋自肯特山，至貝加爾湖東之巴兒忽真，有四十日之程也。然據蒙古流源稱，起輦谷，當今阿勒坦山之陰，哈岱山之陽，在大阿特克地方。

蒙古源流考卷四：「青吉思汗於歲丁亥七月十二日，歿於圖爾默根依城，於是以此輦奉柩，至所卜久安之地，因不能請出金身，遂造長陵，共仰庇護，於彼處立白屋八間，在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之大鄂特克地方，建立陵寢，號索多博克達大明青吉斯汗，自後元裔之龍汗號者，率即位於八白屋之前。」

亦即騰格里泊西北五十里，三音諾顏之左翼右旗與鄂爾多斯右翼中之旗交界處。

蒙古遊牧記：「康熙圖載，阿勒坦山，在河套外騰格里泊西北五十里許，與喀爾喀接壤。」

朔漢方略：「康熙十九年……畢瑪哩吉哩諾，以所定居之哈魯特山，距烏喇特六日程，慮遷掠，詔設汛防禦。」按哈魯特山，張穆石洲以為即哈岱山之對音。

蒙古遊記：「士默特德貝子，號知蒙古掌故，徐君松述其語曰：元太祖葬地，在榆林邊外極西北，地名察罕額爾格，察罕白也。額爾格，帳房。貝子此語，與八白屋義合。額爾格，即鄂特克譯字之變。大鄂特克地方，即史所稱起輦谷。其地在今賽因諾顏左翼右旗與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兩界之交，無疑也。」

而張文端則謂，在歸化以北之祁連山中。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次歸化城北，蒙古語庫河屯也。十九日入城，觀甸城碑記。按歸化城，乃元之豐州。二十早發，二十一日入祁連山，有土城廢址，疑即所云之甸城也。遠望石峯疊翠，入其中，則羣阜蜿蜒，相傳元世帝后，俱潛厝此山，而不立陵墓。」

徐霆又稱，在瀘溝河河畔。

黑韃事略：「霆見忒木真墓，在瀘溝河之側，水山環繞。相傳忒木真生於此，故死葬於此，未知果否？」

今伊克昭盟之伊金霍洛，又有所謂成吉思汗陵。

伊克昭盟志：「元代諸帝的陵寢，皆不知葬地，無處可尋。即威震歐亞的成吉思汗的陵寢，在史書上也未有明確的記載，雖經中外史家考證，亦臆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今之伊盟，伊金霍洛地方，却有成吉思汗的園陵一處。」又謂：「伊金霍洛是譯音。伊金，蒙語是主上。霍洛，蒙語是陵寢。伊金霍洛，即主之園陵的意思。位於郡王旗境內，察無嘴溝與胡塗亥濠之間。」

同書：「其墓……既無塚陵，也沒有享殿，只是一個複式的蒙古包，高約十丈五尺，內可容百餘人。」

且有新發現之「突拔都隨征記」，以為旁證。

伊克昭盟志「元將突拔都隨征記」：「大許出征××，突薨……。丞相

奉汗衣冠，薰沐置七寶箱內，使神駝載運，擬葬××××。行大漠四十
七日，臣民護靈，因枯渴而死者，四百餘人。又行××日，至平漠窪地，
駝立不行，臣民牽挽亦不動，羣相默禱，寶劍突飛去，衣冠放異彩，
臣民以主喜悅，為營葬於窪高原（按當係今之伊金霍洛），設戍守護。
並遣××××××等，四出找寶劍，至百里外草地尋獲，就其地為置
寶庫（按：當係今之蘇勒定霍洛），四時享祭。」

故元代諸帝陵寢所在之起輦谷，當今何地，中外史家論說不一。

三、平民之喪葬

至於平民，人死，則家人舉哀。

其親友則悲號，用乳肉果食，設供祭之。凡所親近，咸來獻食。

多桑蒙古史：「人死，置肉乳於其前，素日親蜜之人，皆來獻食。」

無停喪之制，死則迅速安葬。蓋以爲人死，是受制於惡鬼之制也。」

葬時，以鞍馬武器爲殉，俾供其彼世之用。

多桑蒙古史：「及葬，則在墓旁，以其愛馬，具備鞍轡，並器具弓矢殉
之，以供死者彼世之用。」

既返，則送葬親友，以及死者生前之用物，均以火淨之。

多桑蒙古史：「其業已參加此種禮節者，應行過兩火之間。」

蓋用以祓除不祥也。

魯不魯乞紀行：「引行拔都帳，先率之蹶兩火間，拔除不祥。火旁植二
矛，矛上懸繩，繩上繫布片，凡人畜衣物，必經過其下。」又曰：「有
獻美裘者，命巫師以火淨之。」

多桑蒙古史：「凡宮廷所用之物，以及貢品，必經此輩（按：巫）以火
淨之。」

以後，每逢忌日，則祭於家。

西陲要略「厄魯特舊俗紀聞」：「人死：，每忌日，設果食渾乳（按
：馬奶所造之酒）以祭。」按「西陲要略」：清祁韻士所著，雖爲清初
作品，然對元代蒙古俗之研究，仍有其價值，蓋習俗非遇強大外力，且爲
時不久，不致有所轉變也。

歲久，若思其親，則草青時，奠之於野。

西陲要略「厄魯特舊俗紀聞」：「遇草青時，子孫思其祖父亦奠於野。

至其葬法，則曰土葬。即以棺埋之，亦不封樹。

西陲要略「厄魯特舊俗紀聞」：「土葬，則埋諸地。」

伊克昭盟志「禮俗」：「土葬，即將死者，納於木棺，而葬之於土中。
惟富且貴者，有以木製坐棺，以白布纏屍，立坐棺中，卜葬於地。」

曰野葬，亦即天葬。或棄諸曠野，或置諸山林。

伊克昭盟志：「野葬，這是蒙古原有之葬法。就是把死者的屍體，棄於
山巔或深谷，任鳥獸啄食。」

曰火葬，焚其屍也。西陲要略：「火葬，則焚諸火。」伊克昭盟志：「火葬，
即將死人屍體，移置曠野，以木薪或獸糞，引火焚化之。焚後，拾其遺
骸，納於喇嘛寺……以收存之。」

若爲戰死，則盡量設法，載其屍以歸。蓋亦所以重首邱故里也。

黑韃事略：「其從軍而死也，駝其屍以歸。」

故凡爲奴隸者，設能護其故主之屍體以歸，則以其畜產獎之。

黑韃事略：「寔見其死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駝其主屍首以歸，則止（
按：只）給畜產。」

若爲他人，則盡有其妻奴畜產。

黑韃事略：「死於軍中者……，他人致之，則全給其妻奴畜產。

設無法運返，則罄其資，就地以葬之。

黑韃事略：「駝其屍以歸，否則，罄其資棄而瘞之。」

逮元代中晚，邊疆之與中原，其禮俗雖相互影響，然律禁之。

新元史禮志：「延祐元年，江南行御史台御史王奉訓言：伏以父母之喪
三年，天下通喪也……請今後除蒙古色目，合從本俗，其餘人等，居
喪送殯，不得飲食動樂，違者……斷罪。」（袁冀）

所引參考書目錄

- | | | |
|------------|-------------|------------|
| 1 元史 | 2 新元史 | 3 元秘史 |
| 4 黑韃事略 | 5 聖武親征錄 | 6 元文類 |
| 7 道園學古錄 | 8 多桑蒙古史 | 9 三朝北盟彙編 |
| 10 續資治通鑑長編 | 11 金史 | 12 遼史 |
| 13 馬可孛羅遊記 | 14 蒙古游牧記 | 15 蒙古社會制度史 |
| 16 蒙古與俄羅斯 | 17 西陲要略 | 18 大清一統志 |
| 19 伊克昭盟志 | 20 輟耕錄 | 21 草木子 |
| 22 柳待制集 | 23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 | 24 金幼孜北征錄 |
| 25 張德輝嶺北紀行 | 26 長春真人西遊記 | |

哈薩克逃離新疆記

(原譯：草原的人們)

M.J. Clark 作
宋琪 譯

歐亞草原上的哈薩克人，不甘受共產政權的奴役，一萬五千人毅然拋棄家鄉，作三千英里的喬遷，這是一齣大悲劇。他們最後安全地抵達克什米爾的只有三百五十人。

故事中的許里內格 (Srinagar) ①，位於克什米爾 (Kashmir) ② 的山谷中，我混在哈薩克族 (Kazaks) 難民羣內匆匆地在那裡過了一年，哈薩克人他們是喜歡用鮮艷顏色的部落民族，從他們的祖先起，他們已在中亞細亞的草原上，漫遊了兩千年了。

我的堅強而熱誠的東道主，是因逃避紅色中國的共產政權統治新疆。而奔向自由的殘餘游牧部落。

我的太太和我漸漸地成為這裡好多部落家庭的密友，這些無家可歸的劫後餘生者，他們的陸路大遷移可說是一個勝利不過同時也是一個大悲劇：四千個家庭自新疆出發踏着他們可歌可泣的步子前進；但是能平安到達克什米爾的，却祇有區區三百五十人。

克什米爾天堂

在加侖河 (Jhelum River) 畔堡壘般的招待駱駝商隊的東方大旅社內，克什米爾當局慷慨地將這些移民暫時安置着，以待他們的命運決定一切。

暫時忘記過去的慘痛，但是決不灰心。他們熱誠地招待我們，漸漸地我們彼此竟能互相信任。我相信，我是從這一民族親口的敘述而知道他們的事情的第一個美國人。

盛暑中，許里內格揚起一陣黃塵，這些游牧民族 (我也在內) 跨上借來的克什米爾駿馬，駛向牧草平鋪的山間，藉作半日偷閒。

「跟天山下我們自己的草原一樣。」哈薩克酋長奎里白 (Qali Beg) 說。又是一次清溪邊的草原，鐵杉筆立的山脈，懸裂的絕壁，以及遠處山峯齒狀白雲滿巔的影子，在回憶中掠過。

今天的繁榮該多麼有趣！這裡，地形上和風俗上都與故國相似，他們盡情歡笑，遊樂。暫時的忘記最近剛忍受過的黑暗歲月和疲憊不堪的旅程。

為我攝下一影，假使你願意的話，在那夏季的草原上坐在奎里白的氈帳裡。那是一個雨天，奎里白請了另一位酋長塞爾登，許里夫 (Sultan Sherif) 和其他幾位部落的議員，同來用回憶消磨一天。

帳幕正中燃着火，烟並不全部自上面的烟洞逸出：圍着火，凭倚在四周的哈薩克青年。他們都帶着高帽，帽邊都圍以獸皮，同時上面藍色的紅色的典型

的絲織物，皆鮮艷非常。

毛質長袍下伸出的雙足，穿的是柔軟而黑色閃光的皮靴。他們交叉着腿，或者斜倚在紅色的地毯上，年青的英雄們邊吞油脂拌飯或咬嚼肉骨，談古道今。

婦女們一面將盛在磁碗中的茶為我們送上，一面又攪油脂和入茶內。(在克什米爾，酸馬乳是甚為普遍的飲料，係溫和性的興奮劑，不過我們很難欣賞其美。) 在我面前，因為是客人，置一木盆，其內放羊首魚一尾。謝過阿拉 (Allah) (註：回教對上帝的稱呼。) 的佈施以後。在主人切下最好的食物，放在我面前的飯團上。

分佈頗廣的哈薩克族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民族呢？究竟由於什麼政治風暴而引起的災難將他們迫得離鄉別井？

哈薩克是土耳其和蒙古族的混血族，他們主要的領域是在所謂哈薩克蘇維埃社會共和國內。人口共有數百萬，疆界直達裏海 (Caspian Sea) ③ 邊。

哈薩克是游牧民族，同是也是組成新疆各民族之一，現現在約佔中國最西省份的新疆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一九四九年，落入紅色的共產政權控制之中。大隊大隊的哈薩克人，他們的自由受到侵害，因此如屬必要，他們選擇遷移，寧可走出生長的搖籃，却不願受共產黨的控制。

以前對於這些新疆哈薩克人的遭遇攻擊的新聞我是一向不大關心的，直到一九五一年下半年，那時我在哈佛攻讀，看到一條有關克什米爾的哈薩克人的現狀的新聞，說他們是逃避中國共產統制的避難者，才加以注意。

我注意到兩種難得的機會：第一、訪問和研究這個不太知名的回教民族，以充我寫關於社會關係的博士論文的題材，第二、自這些百劫餘生者們的口中，親聆他們使人難信的大遷移故事。

在最後一個難民進入克什米爾首都許里內格四個月以後，我已坐在奎里白帳內鮮艷的和閨④地毯上，用手勢以及幾個單字和這位哈薩克酋長互作友誼的表示。

痛苦的決定

現在，許里內格的夏季帳幕中，塞爾登，許里夫詳述他的故事，傾盆大雨正瀉在氈幕上。

「差不多一開頭——在虎年的年初——我們的頭兒們，吉敏可汗 (Janin Khan) 和奧斯門·班地 (Osman Batir) 就召我們到天山之東的鎮西^⑤地方參加重要會議。」他追述着，同時熱心地取起一塊牛油，為我和入新沖的一杯熱茶中。「共產政權對我們的政府抓得很緊。我們的領導者不得不決定何去何從。」

在一九四九——五〇的秋冬季中，哈薩克的領導人物一直在和共產政權洽商，請求宗教自由，保存固有的部落風俗，在新疆境內的游牧遷移自由等等。但是共產政權祇向哈薩克人說，你們必需與當局「合作」。

到鎮西來參加會議的人們，有許多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這時來了一陣大寒流，暴風雪襲境，很多牲畜因此犧牲，其中許多是羊羣，無法找到避寒所，那種天氣真像哈薩克人常說的：「以水為床雪為被。」

到一九五〇年三月，情形始稍為好轉，人們對生存的信心更隨氣候的而轉為堅強，數千哈薩克人散居在這依舊白雪皚皚的廣大山谷內。年青人的帳幕，繞着年老人的帳幕排列至數里外。

自塞爾登許里夫的帳門外望，視線所及之內，至少有一萬五千居民，六萬頭大尾羊羣，一萬二千頭駿馬，七千隻牛以及一千以上的駱駝。

就在這虎年的三月二十八日，一個包括一千個哈薩克領隊和家長們的大會議中，他們決定離開「這個他們生長金搖籃」，向南找出路——向印度遷移。

一星期以後由這會議產生了一個自治的哈薩克政府，選出吉敏汗為首領，奧斯門·班地為作戰總指揮。但是他們的職權並未行使長久。

在鎮西，懲治叛亂是絞殺，因此每個帳幕，馬上英雄，母親或小孩的頭上，等於掛着一把達摩克利之劍 (Dan o'lean Sword) (註：寓幸福於危機之意)。但是哈薩克人，還是平靜地不使生活稍有改變，教儀上的禮拜，牧人照樣放牧，老年人照樣祈禱，孩童照樣嬉戲——一如平時。

事情終於來了，四月中旬，共黨軍隊對鎮西哈薩克人的廣大紮營地痛加襲擊。四面包圍，毫無時間可供婦人和孩子們收起篷帳趕了羊羣向山中避難。包裹在褐黃色大衣內的傀儡隊伍坐着卡車，裝甲車，或者騎在馬上進入營地，全副武裝外，還帶充足的補給和彈藥。

對於這些忠勇的哈薩克民族，他們受慣了不平等待遇，即使處於如此可怕的劣勢之下，他們仍不害怕。祇見疾馬如飛，殺聲四起，戰士們憤怒之下發出正義呼聲，「一槍殺一敵。」不過這是哈薩克的作戰標準，以此來對抗現代化的軍隊，那就毫無戰勝之望。哈薩克戰士死以數百計。

「吉尼班！(Janibeg) 酋長們最後高喊，那是戰鬥中的狂喊，用的是古時一位大英雄的名字。」「即行棄戰突圍！」這一支激怒驚惶而虛弱的游牧隊伍，向南潰退。塞爾登·許里夫告訴我，他們的部落裡一萬五千人，在這一戰中有一萬二千六百名死亡、被俘或失踪。有的潰入深山中，可能今日還在神出

鬼沒般地打游擊。

至於他們的首領，吉敏汗，一位新選出的哈薩克首領，亦非常不幸，一次在天山北路與共匪的小接觸中，為敵人所俘，立刻解往迪化，一九五一年二月遇害。另一位副首領奧斯門·班地，選出的作戰總指揮，則在兩月以後亦被害，他是在另一防衛戰中被俘的。

取小馬之胃作膏藥

那一役只有七個人能落荒逃走。包括吉敏汗的兩個兒子米齊 (Mezhit) 和達里汗 (Deli Khan)。作戰中達里汗受了傷，並且還逃散了，最後是米齊和著名的戰士拿葛加·班地 (Murgolai Batir) 在深山中將他找到。

「我弟弟受傷很重，」米齊告訴我，「因此拿葛加·班地就殺一幼馬，並將馬胃取下。再將馬胃包在傷上，因為馬胃很肥，並且能吸出敗血。為增補我們的體力起見，我們就吃餘下的馬肉，哈薩克人對幼馬肉是非常愛好的。」

這幾個潰散在外的人員又設法找回大陸人馬。在奧斯門·班地，塞爾登·許里夫，和達里汗的領導下這支隊伍向西南推進，經過猩猩峽^⑥，出新疆而入甘肅。

他們經過有厚城牆圍着敦煌城外十二哩處的神聖佛地千佛洞，那裡有一哩多長的石壁蜂窩般的藏着五百個石洞，其內保藏着無數個影像以及優美的壁畫。

至敦煌之南這支難民隊伍分成兩部份：奧斯門·班地和他們的近族家庭暫停於哈那穆丕^⑦附近的山內。

「我們該在此處稍候，希望已和我們分散的隊伍可以有機會歸隊。」他說。

塞爾登·許里夫和達里汗則請他們上級首領同向南移，以達崑崙山下，因此緊急聲中才有打入西藏的可能。但是奧斯門·班地拒絕了。這就是最後一次他們見到的奧斯門·班地。

牲畜的累贅旅程

一哩又一哩這些游牧民族耐心地向前推進，經過綠色的牧場也經過枯黃的草原，走上石質的山徑也穿過荒蕪的幽谷。帶着他們的牲畜一同遷徙，始終還沒有逃出敵人追捕的範圍。途中不時還遇到小股共軍的襲擊。已經衰弱的所餘無幾的隊伍，祇有藉高超的騎術和準確的射擊勉強能應付一陣。

有時，找到一處隱閉的草原，這支隊伍就停下休息數日，藉以減少一些疲勞，以及振奮一下繼續向前推進的意志。多少代相傳下來日常生活的規律，由於環境的變遷，亦無法一成不變的嚴格遵守了。

婦人和女孩們，自獸背上卸下行囊。在一塊乾燥而距水源不遠之處再將蓬

帳架將起來。

哈薩克式的帳幕，在草原上採用，真是十全十美。它能擋住狂風暴雨，並且冬暖夏涼，使住在裡面的人少受到外面溫度急劇變化的影響，那急劇變化有時一天之內相差達五十度之巨哩。

帳內另掛簾幕隔成數室。酋長們像奎里白之流睡眠的眠床，以平整的氈毯墊底，上覆獸皮一襲，外蓋以羊毛充塞的蓋被兩床。此外另有大枕一個。

依回教風俗，普通限制族長之輩最多可娶妻四人，普通較低階層祇可娶妻一人。奎里白有三位太太，他的委員們則有二位夫人。塞爾登·許里夫似乎亦娶了二個妻子。小孩，當然，在這兩年避難遷移途中也生了不少。

因此，除了受苦和沮喪以外，這個集團南移途中，一方面戰爭減少他們的入口，另一方面生生不息又增加人口，在夏季，流沙隨悶熱而至，同時缺少飲水亦是大問題。

他們向馬懷^⑧走，然後轉西行至格孜庫勒湖^⑨和底穆爾里克^⑩。然後酋長們前去拜訪胡賽因·台吉（Hussain Tajir），他是旅居該地多年的另一哈薩克酋長。他們知道，土著酋長會慷慨地儘量給他們補足大遷移中的牲畜損失。

就是這個時候，底穆爾里克又有一個哈薩克族的避難部落到達，大約包括五十個家庭，他們的酋長就是奎里白，即後來成為我好友的那人。這一族向來在迪化附近山中遊牧的，當他們聽到鎮西事件以後，首領們立刻帶領他們的家族越天山而南遷。他們的第一步目標，亦以至柯森·泰吉的地區為止。

他們在旅程中，經過敵人的襲擊，天然環境的阻礙，所受到的苦難，較他們東面的塞爾登·許里夫和達里汗領導下的部落所遭受的痛苦猶為慘痛。我記錄着哈姆若（Hamza），奎里白的委員，越過可怕的大戈壁^⑪東端暴露着羅布諾爾湖^⑫沙漠的事蹟。

「沒有地圖，我們祇能沿着流向羅布諾爾湖的河流走，」哈姆若說。「人骨獸骨散亂地堆在我們經過的許多小邱旁。我們中間很多人說同樣的命運在前面等待着我們去，但是我告訴他們的想法：祇有我們的敵人在尋死，決不是哈薩克人。『向前途推進，』，『同時相信阿拉。』」

避水源若陷阱

「穿越寒冷的沙漠，」哈姆若說下去，「當黑色的飛沙走石和白色的風雪降下的時候，我們祇能密藏在牲口的身下。我們要避開較大的水池前進，因為共黨軍隊利用它們作誘餌，當我們近前就向我們突擊。至於水塘則已結上堅冰。我們打開堅冰，帶走數塊，當需要水的時候，我們就溶化一些應用。」

「部落中有些人走散了，迷路了，甚至連水塊都找不到。由於加緊趕路的關係，即使在大雪寒天，我們還熱得流汗。缺少水的時候起先他們喝牛奶，沒有牛奶喝，他們就宰殺牲口痛飲獸血。不過仍有許多渴死了。」

「最後，七天以後，我們遇到胡賽因·台吉的部落。我們的男女人民高歌狂舞，互相緊抱以慶他們的劫後餘生。」

在底穆爾里克，奎里白和其他新到的酋長們則高興地受到胡賽因·台吉的禮物，胡賽因·台吉儘量供給他所多餘的馬、駝、羊、牛等。奎里白對他們的牲口得以補充，不願全部作禮物收下。對幾頭胡賽因·台吉送贈的駿馬，他堅持用他剩下的半隻交換。

哈薩克人對馬匹的交易有特定的方式的。胡賽因·台吉和奎里白克互相觀察交易的獸隻，然後同意請某人作中人。中人在他兩隻大寬袖中的双手，一手握住一位交易者的右手，另一手則握住另一位交易者的左手。於是交易進行：奎里白彎幾下某幾手指首先提出一個數目，然後中人依樣畫葫蘆地傳給胡賽因·台吉知道，然後賣者再用同樣方法示出賣價或同意等等。如此三人靜靜地毫無表情下將交易繼續進行。

哈薩克人說，用這種靜靜地暗中交易方法，可避免買賣兩造的爭噪，因此也不至辱及原先大家讚美過的交易中的馬匹。

交易完畢，奎里白和胡賽因·台吉各取出拜墊，面向麥加，參加老年人的下午禮拜去了。年青人，則為馬佩上銅邊馬鞍，上馬疾駛作樂而去。

疾駛數周以後，他們就在馬背上作搶羊皮遊戲，那是激烈的演出，前仆後繼，互相角逐。另一面孩子們又在作「裂鞭」遊戲，其中一孩子頭戴狼形高冠，在趕捕隊伍尾最後的一名孩子。

哈薩克男孩到六七歲的時候，常作「躲躲尋尋」，「捉迷藏」，和另一種叫作「擊掌好玩嗎」的遊戲。他們同時也學弓箭射風遊戲。不過重要的，這個年紀的全部男孩和女孩都該學騎術，不過用較小的鞍而已。

一九五〇——五一年那冬季，塞爾登·許里夫和達里汗的部落向東移至泰吉納湖^⑬。奎里白和他的部落則留於穆爾里克附近。

「冬季是地獄，夏季才是天堂。」那是哈薩克的古話。當寒流襲境，大地水凍，牲口的自然飼料全部為堅硬的水雪所蓋，巨大數目的牲畜就此犧牲了。

有一次在泰吉納湖畔遇上嚴寒，大風雨迫得這些游牧民族祇能忍痛將已經所餘無幾的牲畜再大加殺戮，立刻肉類充塞。這些餓透的騎人每天幾乎每人吃上二到四磅肉，並且如此繼續達一星期之久。族長們更是從這個帳幕吃到那個帳幕，享受不盡。

饑荒隨盛筵而至

不過盛宴去得太快了，人們祇能再度安心於一杯茶和幾塊乾麵包，有時甚至祇有一碗栗粉可吃。

盛筵接着簡食，過量接着饑餓——大部份的哈薩克人一向如此過慣了。整個他們的一生就是在好時光接壤時光如此繼續循環下過去，因此逐漸形成他們整

個民族的双重性格，高潮連接底潮，永遠有規律地發展下去。

為減少週期性的饑荒危機，新疆的哈薩克人也小規模地實行耕作，不過主要的他們還是以遊牧為主，趕着他們的牲口隨季節而遷移。

冬季他們大半藏入隱蔽的山谷，或者靠山腳的森林地區。當春雪初融，他們就騎上馬背移往較高地區的春季牧場，然後漸漸進入夏季草原。

時至八九月份，每族就將他們的牲口集中起來。剪過羊毛，做好乾乳酪，選出待宰以製燻肉的牲口以後，他們就遷入冬舍以備過冬。在那裡，他們不住帳幕，而住在木造的小屋之中，獸欄則在附近。

嚴寒將泰吉納湖凍住以後，正是哈薩克人占卜他們前途的時光。

他們雖信仰回教，哈薩克人還是天生地愛好迷信行為。即使在那一九五〇——五一年慘痛的冬季中，他們還是常找「讀者」，那能自然燒的羊肩胛骨所發出的熱而「讀」出未來命運的巫人。

用作占卜的器物包括羊糞的硬粒子。人們將它排成並排三排計九堆，另從

「水晶球」的閃現，問事者可得到疑難事情的解答，諸如：旅途中將發生什麼事情，什麼人將消息送晚了等等。其實有許多事情明顯得很，不卜亦知的。

最近迷信的事情可說是端公驅鬼，這件事情即使他們也祇半公開地進行。虔誠的回教徒說這是「黑暗」。回教的宗教領袖常為此悲嘆。不過由於「鬼」的先入為主，人們還是迷信。

在克什米爾，拿葛加·班地是有名的英雄。我覺得他是一個樂觀得甚至有些帶滑稽性的人物，他從不感情衝動，不論公私都處理得非常得當。不過作戰的時候他却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如獅般地勇猛，狐般詭譎。

不過，拿葛加·班地出乎意料之外是個虔誠的驅鬼者。直到我遇到他的幾個月前，他才部份地放棄這份差使，據我猜想，可能是怕克什米爾當地的回教領袖擲擄才放棄的。

召·狼「吉美」

有一次，在許里內格的夏季草原上，我看到了這幕怪劇，拿葛加·班地重為一病孩驅鬼，那鬼就是使孩童病的狼「吉美」。（哈薩克對這實際的驅鬼儀式不願向外人公開的。）

病孩睡在一叢旺火邊的氈毯上，四周則圍了一羣旁觀者。拿葛加·班地騎在馬上，將手中的琵琶先是亂彈一陣，繞場二三周以後就跳下馬來，琵琶則擲向一邊，然後念咒召喚藍狼吉美，它就是另一世界的「記者」，病就是由它施的，咒曰：

我召，召，召藍狼。

我召爾，汝即至！

小邱之腳是大山，

伸爾舌，收爾舌，
汝眼四面觀望。

旁邊的琵琶演奏者彈出變調的召喚之章，聲調的起伏隨拿葛加之激動而變。到吉美到場的信號發出，助手兩名就躍出，在拿葛加的腰際縛上繩束數周。然後插一棒在繩束內，將棒絞動，繩束轉緊，拿葛加的腰就縛得細細地祇有當初一半粗了。

至此，拿葛加似乎已入一種催眠的恍惚狀態。他又突然猛躍，大搖其首，然後雙手左右伸。兩個助手吊在他的兩臂上，他將他們猛烈急轉，好似兩個大飛輪，同時口中諛諛有辭，好像在與鬼打交道似的。

現在已入瘋狂舞境，驅鬼者取起一利斧，猛向病孩擊去，斧落之處剛好有病孩臂彎之外。然後再提起斧頭，猛擊自己胸脯，將斧丟去，又在火堆內取出正燃燒着的煤塊向自己口內投入。他又用舌抵燒得紅熱的鐵塊，兩眼急急轉動，双肩高聳不已。這些奇異動作都是模仿看不見的吉美作的。

四周的觀衆，隨驅鬼者舞步的節奏，不斷高呼「Shaqabai Shagabai Shagabai」(Shaqabai)係拿葛加的祖先的名字，亦著名英雄。

現在驅鬼自臺中吸水一口，取起一隻熱油煎鍋，將口中之水向鍋底噴去。水立刻汽化，作黃霧狀上升四散，這就象徵惡鬼自病體驅走。至此這個捉鬼醫生立刻虛脫倒地。

我還知道，驅鬼者在這奇異而劇烈的典禮以後，他立刻就昏昏而睡。朋友們就在他的頭部和僵硬的軀體上按摩。事後他還得喝來自羊脂中的羊油一杯，否則，他們相信他會硬血死亡，因為這個儀式太緊張了。

不吉利的年齡和日子

代代相傳的迷信，可從日常生活中看出。哈薩克的人生以每十二歲作為一個階段，每一年都以某一個獸名作代表。他們認為二十五歲和三十七都是流年不利要小心從事的。假使渡過了這兩個年歲，他就將他的舊衣服棄掉，換上新的可以正視人生了。

每星期每家總有一天認為是諸事不宜的，因為萬事不吉，家主切忌在這一天計劃出行。

第一聲春雷響了，婦女們立刻以木匙擊帳幕之四周邊緣，使天空中隆隆作響的鬼怪不能藏入幕內。

兔年之初（一九五一年）共黨軍隊再在底穆爾里克附近向奎里白襲擊，受新式武器的威脅，他和他的部落向西逃亡而去。

那年二月，奧斯門·班地被捕的消息和共軍追擊奎里白部落的消息，由騎士傳到泰吉納湖畔的哈薩克族內，酋長立即帶領他們的人民拔營崎嶇的崑崙山道向西入藏。由阿拉的護佑。他們才能抵達克什米爾。

即使無暴風雪的襲擊，在崑崙山道上爲牲口找尋食草也是困難之至。牲口瘦了，有一部份由此犧牲了。幸而可以行獵——「千百成羣」酋長們告訴我。他們就射羚羊、鹿和大角野山羊；吃不完的就燻着或凍着帶走。獸糞則充燃料。

馬也吃肉

曠野中另有一種灰褐色小野馬，牠的肉很鮮美，哈薩克人也自馬背上獵來充食。

一個年青酋長，米齊，告訴我這個故事：早上拔營動身的時候，人們總在馬鞍上縛些好馬肉帶了起程。有一天，他照例騎馬上路，米齊注意到他的坐騎不時回轉頭來，顯然那是受了鞍上鮮美馬肉香味的引誘。他知道他的馬餓了，米齊就停下來，取了一些鞍上馬肉給它吃。但是他的馬嗅一下却拒絕進食，米齊強將馬肉塞進馬的嘴裏。

「因此我就教會了我的馬吃馬肉，」米齊說。「我告訴我弟弟以後就使其他的馬和駱駝也吃，於是我們的牲口就強壯起來。」

有一種高山病，流血不止而死，也是這次大遷移中的磨難。哈薩克人因此，尤其是由山區進入西藏的一段途中，損失了很多。

這病的最初症候是劇烈頭痛，昏眩和噁心。普通可用放血醫治，至於單單驅除造成這病的惡鬼是毫不生效的。

有時激烈而可怕的處理倒可挽救這病。有一個曾經患過這病的人告訴我，他請了巫人爲他治病，巫人將一把快刀按在他太陽穴的血管上，將血管刺裂一些，放出了三杯濃而色黑的血。然後塗了一些藥草包紮好。果然不出兩天那患者竟然好了。

如此向前推進了十天以後，哈薩克的先頭部隊看到前面途中有散漫的人羣獸羣自北緩緩而來。那是奎里白和他的可憐的殘餘部落！於是歡呼再起，歌唱、摔角和跳舞。

爲安全起見，合併的隊伍再繼續前進。達里可汗和他的人民與奎里白他們一組，柯森臺吉和塞爾登·許里夫在一起，領導另一組。

奎里白告訴我，穿越西藏途中，他的部落共受七次攻擊，大遷移中祇此一程單是他的家族就有四十二人死於作戰，二十二入亡於高山病，失蹤的有九名。在天山和克什米爾交界處，他的損失賬上又得另加羊三千頭，牛二百頭，馬七十三匹，駱駝一百四十五匹。

苦中作樂

生育，死亡——還有，結婚——亦摻雜於這個出新疆的苦難中，悲哀與歡

樂，亦在這無盡的奮鬥中交替發現。

他們的訂婚，依照哈薩克人的風俗，可能在男女雙方尚未學會走路的時候就可舉行的。由於階級的關係，一定要門當戶對才行，酋長除了給他的兒子娶酋長的女兒爲妻室外，很少有娶別人的可能。

不像西方風俗，新娘的父親要化大錢爲女兒辦妝奩，哈薩克是新郎的父親要向新娘的父親送重聘金。這筆聘金，假使出於富戶的話，是很可觀的一筆財產呢！

馬匹在哈薩克人的眼中，有如黃金一般貴重。雖然如此，即使是小首領階級，一筆聘金亦得用上駿馬四十四匹。因此，他們願意有英俊的兒子同時也願意生美麗的女兒，因爲爲兒子娶親所付出去的可能從女兒出嫁收回來。

一族的兄弟或姊妹和另一族的姊妹或兄弟結婚，兩族人彼此交換一笑外並無其他表示，兩親家則象徵性地交換一隻馬或一隻駱駝，事後大家立刻牽回家中。

假使訂過婚的男孩或女孩在婚前夭折，那死者的家屬就得在族內另選一人出來繼承這尚未了的婚姻。（哈薩克人不能在同一祖宗七代之內結婚。）大遷移期中，一切因陋就簡，婚禮時的傳統鋪張以及双方的盛飾也都不復多見。不過新娘總還是儘量修飾一番。其中一個傳統習俗不會省略，那就是參加婚禮的婦女們向新郎投擲小塊麵包，新郎則收起盡數藏入他的高帽內；帽上的飾品鼻羽，則象徵吉祥。

至於請回教阿訇識婚則比較簡單，祇有讀一段可蘭經，阿訇取起一杯水，其內放入一些銀質小飾品，在上面吹過一口氣，遞給新娘，她喝上一口，傳給新郎，他也喝一口，這象徵圓滿的結合，然後乾坤兩宅的家屬，也取碗喝水一口。

婚禮後的傳統娛樂節目是合兩女一組與兩男一組互相競賽唱歌。

「我的英雄，你是既高且強，」一個婦人首唱。

「妳，可愛，是頂頂可愛的，」一個男人回答。

「你的双足兩耳，較你的機智更爲高大，」第二個婦人摹擬。

「妳鳳目彎彎鼻筆立，」另一個男人加上。

如此傳來傳去地對唱，先是阿諛，慢慢地轉入嘲笑。到後來是辭窮語盡唱辭變調由鼻音發出，到最後是對答不上來韻也不合了，於是競唱節目在轟笑聲中愉快結束。

其他的節目還有：追逐、賽馬、角力、跳舞、彈琵琶等等。

出新疆過程中，並非祇有戰士是唯一的英雄。

有一天，在許里內格的夏季營地上，我們都又起了腿在閒談，四周的婦人們有些也在專心聽我們談論。突然間，蜜爾雅（Milya），奎里白最近娶的太太，對他丈夫說：「Erim（我的丈夫），記得那天男人們剛好出去，敵人來

偷襲嗎？

婦人的勇武

奎里白揚揚眉毛，促她講述這個故事，聽眾們目不轉睛地望着她。

「我丈夫帶着他的戰士外出與敵人作戰的當兒，她一面在講，同時她的幾個同伴則在爲男人們加茶。」突然間我們看到有敵人的隊伍向我們營地奔來。婦人們立刻抱起孩子上馬而逃。」

「我最後一個上馬，我的馬匹受驚而跳躍。一個敵人的槍口正對着我的馬腿，不過我的馬確正向前箭般地飛駛。」

「那時我又看到有一個孩子在帳幕前號哭。」蜜爾雅繼續講述，一面又在爲我們分送麵包。「我將韁繩拉緊，馬匹就漸漸慢下來，經過那孩子面前的時候，我在馬背上身體斜下來，順手帶那孩子拉上馬鞍，這時身後的敵人離我很近呢！四顆子彈穿過我的衣衫，那時我心中的確非常害怕。幸運地我那馬走得真快，不一會我就逃入叢山的深草中。」

「不久我遇到修里門（Suleiman），我們部落中的牧羊人。我告訴了他營地上發生了驟變，然後我就和他同抄近路設法回營地探視。我們知道敵人追趕我們一程以後一定會回營地搶劫的。果然不錯，兩挺機關槍赫然留在那裏。」正如我們所期望的，他對我們的回營毫無防備，我們能看到：當修里門開始用他們的機關槍向他們射擊的時候，他們遂大驚失色。於是修里門發射這枝槍的時候，我就爲另一枝上子彈。」

「我們就這樣將敵人擋住五小時之久，直到我丈夫和他的人民回來將敵人驅走爲止。我丈夫稱讚我非常勇敢，營地是由我才能保全的。噢！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

即使是急行軍的速度，這個穿越西藏的七百哩艱苦路程，也耗去了三個月。爲避免敵人襲擊，他們常常繞道可能有敵人隱藏的可疑區域。

至於藏人，他們並未對哈薩克的假道而抱過敵對態度。這些移民，實際上還雇當地的牧人領路呢。那個時候的西藏，正與中共政權在進行一陣陣的所謂「談判」呢，後來西藏也落入中共手裏。

大遷移途中，翻山還得涉水，不過很多哈薩克人是不會游泳的，許多男人和女人就騎在牲口背上渡河，母親的手中還抱着嬰兒。年輕的牧人，則一手勾住一頭羊的頸子，與牲口一同步入冰冷的水中，人獸共泳而過。

希望自遠處的地平線上升起

最後，在遠處的地平線上，升起了尖齒形山頂滿積白雪的喀喇崑崙山脉（Karakoram Range）^①，眼這些高山在失盡希望疲憊不堪的難民中，真是無

限慈悲。

在離羅多克^②不遠，接近克什米爾，西藏境內最後的一個村莊上，哈薩克人又紮起營帳，恭請當地的首領來參加一個並不豐富的「盛筵」。席上他們贈西藏賓客來復槍一支，客人的回禮是鹽，麵粉和磚茶。藏人送他們從此離開故國，並祝他們前途平安。

至此他們才走進克什米爾，在班公湖（Pangqou Lake）^③地方，他們向當地的衛兵繳出兵器，高興地算找到了庇護所。

他們總算踏在庇護的土地上了，他們是大部份失敗中的有限幾個成功者，假使他們的勝利是值得歡樂的話，不過這歡樂早爲他們每一個人所遭到的不同悲劇沖去了。他們中間沒有人沒有——丈夫、妻子、孩兒或密友，留在後面——死亡，被活捉，或者是趕散的。

假使他們久居克什米爾，必定會給當地帶來新危機，雖然其程度沒有他們剛剛忍受過的苦難來得嚴重。因爲那裏的山嶺牧草，早有當地的牧人應用，因此哈薩克人是無法長久在此插足，過他們的傳統生活的。

由文明而產生許多便利和限制，在一個像許里內格般頗爲現代化的城市，哈薩克人一時倒頗難適應。實際上是如此，在他故土草原上，部落中人一生可以不會坐過一次椅子，乘過一次汽車，更不知道電燈，水龍頭或者電話等等了。

最後土耳其共和國的援助來了，這種慷慨的援助哈薩克人永遠不會遺忘。土耳其將這些避難者安置在安那托利亞高原（Anatolian Plateau）^④，那是一區環境與新疆相似的遊牧草原，更進一層，土耳其人的語言和哈薩克很近似，並且他們本出自同一祖先呢。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二百個哈薩克人分成兩組，由陸地和海道，分別離克什米爾遷往土耳其。後來又再一批八十五人。他們都成功地選擇的土地上植下新根。

奎里白和另外大約六十餘人在克什米爾多住了十八個月，到一九五六年六月，他們也首途去土耳其。

我在克什米爾的歲月，也就此結束。我和我的妻子整裝待發。哈薩克朋友們希望我們留下和他們在一起，但當我向他們解釋我的國土上的同胞在喚我回去的原因以後，他們就不堅留了。這種由同胞所發出的號召力量，他們是深深領會過的。

哈薩克首領們——年青的米齊，固執的塞爾登·許里夫，活潑的奎里白——同一天分別爲我們送行。送別宴是豐盛的酒席，俗例叫我們必須吃下每一個主人誠心請我們吃的東西。

別矣神傷

最後一席送別宴是在許里內格專為招待駱駝商隊的東方大旅社三樓奎里白的房間內結束的。佈置是早就熟悉了，中心是火，地上是鮮豔的地毯和坐墊；皮鞭、皮帶和帽子等等則掛在四周牆上。我們是儘量吃抓飯（註：用肉等一同煮的米飯），羊肉湯，油炸麵包，和三角形的碎羊肉菜包子。最後是茶，一杯，一杯又一杯。

其他的哈薩克首領和他們的妻子也都來參加這個集會。我妻依照習俗送婦人們各種首飾，塞爾登·許里夫的太太還送一串銀幣，奎里白的一位太太則自指上脫下一枚銀質戒指套在我妻指上。

哈薩克人是堅忍的民族，不過我的哈薩克朋友，此際竟然流下淚來。我的回敬是，當我們最後握手道別的時候說出，也就是奎里白罵現在正在他們的故土上瘋狂專橫的人們的一句話：「什麼人要嘗了一匙哈薩克人的鮮血，他的舌頭就會灼上四十年。」——節譯自「地理雜誌」。

附註

重要地名譯名：

① Sirnagar

許里內格（克什米爾首都）

西藏難民在瑞士

記反共中國人異域殊方的流亡

自從一九四八年冬天開始，共產主義的異端，反對極權和殘暴的中國人，因於中共竊佔了中國大陸廣大的土地而開始流亡。表面的情形和抗日戰爭時期差不多，中共匪軍將到某一個城市，這城市的居民就設法流離；當時，中央政府因內部紊亂，抵抗能力因之削弱，但是，以臺灣作為反攻復興的基地。業經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決定。軍隊和財力已逐漸向臺灣和華南集中。至於一般人，流亡的方向不同，有的逐城而行，有的直接向臺灣、廣東或中國西陲，乃至離開本國。這一流亡潮至次年春季特甚，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離開了被中共佔領的家園而遠托異方。

大陸淪陷國人逃亡

一九四九年香港和東南亞地區，容納了無數中國難民。自然，到臺灣來的佔數最多。這一流亡潮繼續到該年年底，因中共匪幫的封鎖而告一段落，此後，在中共暴政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人民，不斷的用各種方法從事逃亡。流亡和逃亡是不同的，流亡通常較為安全，逃亡是死裏求生，但是，在過去十九年中，

- | | | |
|---------------------|---------|-----------------|
| ② Kashmir | 克什米爾 | (西藏西北角外，新疆西南角外) |
| ③ Caspian Sea | 裏海 | (伊朗之北) |
| ④ Khotan | 和闐 | (新疆省南部) |
| ⑤ Barkol | 鎮西 | (新疆省迪化東) |
| ⑥ Singing-shia | 猩猩峽 | (新疆省新甘交界處) |
| ⑦ Khanampal | 哈那穆丕 | (甘青新交界處) |
| ⑧ Makhai | 馬愷 | (青省西北邊處) |
| ⑨ Chazkul | 格孜庫勒湖 | (青新交界處) |
| ⑩ Timurtik | 底穆爾里克 | (青新交界處) |
| ⑪ Takla Makan | 塔克拉馬罕 | (大戈壁沙漠) |
| ⑫ Lop Nor | 羅布諾爾湖 | (大戈壁沙漠) |
| ⑬ Tajinar Nor | 泰吉納湖 | (青海西邊) |
| ⑭ Karakoram Range | 喀拉崑崙山 | (西藏新疆之南) |
| ⑮ Rudok | 羅多克 | (西藏極西) |
| ⑯ Bangong Tso | 班公湖 | (西藏與克什米爾交界處) |
| ⑰ Anatolian plateau | 安那托利亞高原 | (土耳其境內) |

齊簡

逃亡出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異端的中國人，為數並不比流亡者少。由於所處區域的關係，我們見到的和關注的，以逃亡到香港和澳門的為多。譬如轟動世界的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赴香港）等。可是，在實際上，由華南逃出至港澳地區再轉向別處者，為數並非最多。所有中國大陸的邊境，都有逃亡者羣，冒生命之險而離開國門。

比較顯著的是由雲南和廣西的邊界逃出而至中南半島，非正式統計，有二十萬人以上，包括一般平民以及散失的軍人。這一部份難民歷盡艱苦，在泰國、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生存，並且有不少人經由這些國家而至馬來西亞和北婆羅洲，（早期，由港澳和滇桂一帶難民。進入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為數也不少。）

中國西陲的流亡者

這是公眾週知的，但在中國西陲的逃亡者，却少為人知了。從新疆和西藏，有數目眾多的中國人逃出國門，他們的逃亡是歷史性的最艱苦者之一羣。自新疆向中東逃亡的中國人，分為若干種族，漢族的中國人，利用各式各樣交通工具甚至步行，由甘肅、青海等省橫越廣闊的新疆省，沿着塔里木河現在作為

中共的核子基地的羅布淖爾以南的小徑而向南疆的和闐以及喀什噶爾（即疏勒）那是在巨大的沙漠南北兩邊行進的，逃亡羣在途中的死難者到達可怕的數字。但是，中共魔蹄，依然緊緊地追迫，逃入新疆的漢人和少數民族，再度逃出國門。

其中，屬於少數民族的突厥後裔，逃入蘇俄（也有漢族人在內），而多數漢族及小部份新疆少數民族，沿着古老的「絲路」向阿富汗、乾竺特，那是世界的高原地區，嚴寒荒酷，但是，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以無比的毅力，不避艱難，冒死而逃開中共的統治區域。他們沿着大唐時代即已存在的路徑，進入伊朗，渡過波斯灣而到阿拉伯半島。中國的少數民族，突厥的後裔，除了進入蘇俄之外，逃向伊拉克，土耳其的，為數在十萬以上，據說，在沙地阿拉伯等國，中國的少數民族逃亡者，數以萬計。

歷盡艱難逃出魔區

至於漢民族的人，逃亡的地區據說更加普遍，以進入東非的為數最衆。他們如何取得居留權，我們不清楚，但是，中國難民從黑海的南岸，到地中海的東南區紅海兩岸以及整個非洲，所在皆有。中國難民並且在非洲發展了工業。（其中有一部份是經由香港去的）。

從新疆逃亡出國門的人數無法統計，因為，這是經年累月地逃亡以及散處，其中，以萬計的人並未取得各該地區的居留權而居留着——現在可能已獲得



西藏反共同胞逃出國門時，一名男子之妻在途中死亡，他攜兒繼續逃亡。

定居權。

所有的反共中國人的逃亡者羣，以西藏同胞的逃亡最富傳奇性。在中共竊據大陸幾十年來，西藏同胞受到迫害而隨著達賴喇嘛而出亡。

這是政治和宗教的逃亡，而且是大規模的逃亡。西藏同胞在較早期就有不少人逃亡入印度，一九五九年的逃亡，可以說是第一次有組織的大逃亡潮。數以百計及千計族團，在一九五九年的三月，剛過了中國農曆新年，就開始逃亡，他們從拉薩出發，沿着寒雪未溶的山邊小路，避開中共匪軍的守衛而進入了印度——其中，有以萬計的西藏同胞，停留在不丹、錫金、尼泊爾。多數則至印度，達賴喇嘛受到印度的政治庇護以及接待。

經三大洲和六千哩

但是，印度是有政治作用地接待這位宗教領袖的，以此而向國際間作一種宣傳，在達賴喇嘛逃出之後，爲了西藏問題，曾經由印度發起一個國際性的民間組織，名稱為「The Afro-Asian Council」，會址在新德里的菲路查漢街三十號，開過大會，筆者爲該會會員之一。但一九六三年會議流會後，這一組織就無疾而終了。再者，這一會議和逃亡出國的西藏同胞，關係並不大。一九五九年三月，從西藏逃到印度的僧侶以及貴族和平民，發現印度不適於居留再從事歷史性的大流徙。他們中一羣人，由新德里到孟買，再由孟買到喀拉蚩，越過伊朗，伊拉克，阿拉伯而到開羅。渡地中海經希臘而至瑞士，爲瑞士政府收容，在異國的土地上，建立家園。西藏同胞逃亡出國門的數目，是八萬人左右，在路上死亡的未計在內。

這是經歷了三大洲，六千英里長途的逃亡。我不欲以史無前例來形容西藏同胞的逃亡，但是，可以肯定的，這是世界史上極少有的遷徙。漢代的匈奴人曾被迫而自亞洲流徙歐洲，建立匈牙利國。十一世紀，突厥人自亞洲流徙至土耳其而建國，這兩宗歷史往事，和現代的西藏同胞逃亡是有本質不同的。匈奴和突厥，都有軍隊和領袖領導他們的族團找尋生存的空間。而西藏同胞的神則留在印度，他們到瑞士並不是有真正組織的就承受國際間有限的協助，而憑仗本身求生存，求自由的毅力而達到目的。

冰雪山徑徒步苦行

逃亡的第一程，非常艱難，在叢山中，在寒冷中，徒步於山邊積雪的小徑，老弱婦孺因體力不支而死於道路的很多，若干一家之主的父親，揹着幼稚的兒女和包袱而一步一步地走在崎嶇的山路上，靴子破了，尖石或者冰塊割破了他們的腿與腳，鮮血一

點一滴地淌下來，然而，他們仍然走着，走着，爲爭自由爭生存和生活而走着。這是人間最辛酸和淒涼的逃亡！但是，中國民族的毅毅和愛自由的本性，終於克服了重重的困難。

在一程迢迢的徒步長程，隨時可能受到中共匪幫的邊防軍的侵襲，幸而，他們沒有遭遇到——這是自然條件（氣候）和中共的邊防並不嚴密所然。我們爲他們稱幸，而且，從這點，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中共的邊防並不如想像的嚴密。

八萬西藏同胞逃出國門之後，大部份留居於印度、不丹和尼泊爾，第一批六百餘人到達了瑞士。（其後，一九六一年，又有四百二十人獲准赴瑞士定居，此外，由瑞士政府收容了一百五十名西藏孤兒，以及由達賴喇嘛的姊妹在瑞士收容四十一名西藏孤兒。）

瑞士的十個居住地

回憶是辛酸的，回顧西藏同胞的逃亡，如今已進入了第十年。由父親背着而涉過冰雪長途的孩子，現在長大了！還有在印度和瑞士誕生的孩子，現在也已進入了小學。

時間，使人世間發生了許多變遷，可是，時間並未使西藏同胞忘記自己的祖國。

在臺北和東南亞的中國人，大致是不清楚這一羣逃亡到瑞士的西藏同胞的。本文，我來報導他們的生活行相。

瑞士政府將西藏的難民，收容在下列十個地方：一、里康山谷（Swiss Village of Rikon），（這是一個最大的收容區）。二、慕去惠倫（Munchwilen）。三、托培脫（Turbenath）。四、華爾斯丹（Walstaff）。五、安勃納（Ebnat）。六、標欽（Buchen）。七、撒姆頓（Sametan）。八、奧韋安西（Oetwil Am See）。九、李梯（Ruti）。十、雷諾（Reinach）我附帶寫出十個地區的原名，供給此地的西藏同胞與遠徙者通信，信，祇要寄到各該地的郵局，就能收到。

這十個居住區的西藏同胞，不包括孤兒在內，有六百餘人，此外，有一百五十名孤兒，由瑞士人家收養着，又次，有四十一名孤兒，爲瑞士政府設立的世界第二次大戰時的孤兒院收養着。又次，有二十多名孤兒，由居住在瑞士的達賴喇嘛的一位姊妹收容。此外，一九六一年，又有四百二十人到達瑞士——由印度前往。

藏胞在瑞士的生活

流亡在瑞士的西藏同胞，在十年歲月中，已建立了中等的的生活基礎，成年人都有職業，若干僧侶和平民，從事鐘錶技工和製售中國食物出售。孩子們受國家免費教育，青少年人和瑞士人一樣，能通三國語言，而且依然通曉藏文，那是傳統文化，父以教子，兄以教弟的；同時，瑞士教育當局，爲了免於使西

藏的文化滅絕，選出了精通藏文者教授他們的孩子。

去年九月，達賴喇嘛選派了五名僧侶到瑞士，在里康山谷設立了一個名爲西藏經學院的文化中心（Tibetan Monastic Institute），教授西藏經文。

在其產暴政統治之下，有無數的西藏經典，被毀棄，殘剩下來的，被紅衛兵用來砌作鞋底。由難民帶到瑞士的經冊，爲數頗少，西藏同胞小心謹慎地將之保存在最安全的地方。他們重視自己的道統和文化遺傳。

瑞士政府收容西藏孤兒的地方是在華爾斯丹東北，接近德國和奧地利邊境的托洛根（Trogen）地方。其次，一九六一年隨四百二十名西藏難民到瑞士的孤兒還有一百五十人，被安置在派斯特洛齊（Pestalozzi Children's village）。

以上是大致的情況，再深入，且舉撒姆頓地方的六戶西藏家庭爲例；他們合住在一所三層樓的公寓中，其中有單身漢以及僧人寄居。並且有一位瑞士護士照料，他們稱她爲Anita，這六戶人家的生活不虞匱乏，而且略有儲蓄。

此外，有若干西藏青年人在過去十年中大學畢業以及得到博士學位的，有一位在倫敦得到博士學位的人，回瑞士的里康和結婚，用的是西藏婚姻儀式。居住在瑞士的西藏人，除了上學的兒童之外，大部份仍然着他們自己的衣服。瑞士人不願同化他們，他們也不爲外國所同化。他們雖然流徙在江山信美的瑞士，可是，他們仍然懷念着自己的家園，希望着反攻復國，有朝一日重回故土。這是中國人，這是流亡在異域殊方的中國人的共同願望。

轉載自十一月廿九日「中國時報」

旅印西藏難胞近況

素心

共匪侵入西藏已十八年於茲，但是還有不避艱險，爬山越嶺繼續逃往印度的西藏難民。現在每月逃出的人數雖不及十人，但在印度生存下來的難民，已約有五萬之衆。

印度的天氣炎熱，初來的西藏難民頗難適應，加上他們又無職業及收入，所以生活極爲淒慘，即使依靠變賣財物爲生，但所攜帶的東西也至爲有限，當難民到達印度後，印度政府會建一個「西藏難民中央救濟委員會」，達賴也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但是達賴的神通也就有那樣大，對難民並無能爲力，聯合國和全世界的私人慈善團體也有些協助。

後來他們在策路方面獲得了一些工作，難民們將所賺得的錢，購買毛衣以便冬季出售，有了資本的人，一部分轉營商業和手工業。

印度政府爲了解決他們的生活，曾撥給他們一批土地，以令他們從事農耕生活，大概每人分配五英畝土地，並教他們新式耕種方法和駕駛技術，現在印度境內已有六處大型安置區，九處小型者。在那裏有難民四百五十人和一所收容一百四十人的幼稚園。現在有一批西藏青年前往美國緬因州學習造紙，或者有些是學習伐木工作的。英美人士和傳教士對他們的教育問題，很爲注意，紛紛到當地任教。西藏難童因之也有了情願改信基督教的。

編輯後記

本期出版之時，正值行憲紀念日，也就是本會年會的日子。中國邊疆各族同胞都沐浴在三民主義的德澤之中，尤其是在一部憲法保障之下，邊疆同胞的地位和前途，是既提高又光明，這真是大家值得額手稱慶的。

本期刊載了趙鴻楷先生的「說文解字五四〇部首蒙漢語文比較研究」一文，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論文，作者殫精竭慮，多年從事此道，得來不易，值得專家欣賞。

西藏問題為當前中國邊政問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本期刊載了兩篇有關這一問題的文章。第一篇是青年學人朱寶唐先生寫的「七、八、九世紀間的唐朝與吐蕃」，它把西藏和唐朝的關係，分析的清清楚楚，證明漢藏兩族的血緣關係，非常悠久，載在盟約和史冊，迥非徒託空言可比，其次是轉載中國時報齊簡先生的大作「西藏難民在瑞士」。這篇文章把西藏難民不堪共匪壓迫而逃亡，流落在殊方異域的生活，尤其是把他們那種為追求自由、反抗共產的精神，描述得非常深刻，為一篇有聲有色的報導文字。另一篇有意義的文字是宋琪先生譯自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原名草原的人們」，為了配合實際內容，特把它的題目改為「哈薩克逃離新疆記」。這篇文章寫的很客觀，作者是親身和哈薩克同胞一齊逃亡的，他們相處的很久，相處也很得，所以他的描述是事實而不是渲染。我們從這篇文章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共匪的殘暴，和這一邊疆民族的堅強反共意志。

卡拉穆克也是由於俄帝共產主義的壓迫而才流亡國外的，本期登載了該族回國致敬團在臺活動紀要，我們從這些紀載中，可以發現中國邊疆同胞沒有一族不是深受共產主義蹂躪的，不管它們是俄式的也好，或毛式的也好，都是一樣，我們為他們的不幸遭遇，一掬同情之淚，但也為他們的奮鬥精神，而感到鼓舞。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二十四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永新

社長：周昆田

主編：宋念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五二八號四樓
電話：二四〇二二

印刷者：清水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五四五九二四・五四五九二八

CHUNG KUO PIEN CHENG

(Studies in Chinese Frontier Affairs)

QUARTERLY

No. 24. December, 196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and the Mongolian Languages in

the Light of the *Shuo-Wen-Chieh-Tzu* (說文解字) *Chao Hung-ka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Tufan (the Tibetans) *Chu Pao-t'ang*

Table Talk on Frontier Affairs (III) *Hsu Chan-kuei*

Russian Revenge on Mongolia *Chao Chih-tzu*

A Brief Account of This Year's Mongolian Respect-Paying Mission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in Taipei *Shüeh Yao*

Mongolian Funeral Rites in the Yuan Dynasty *Yuan Kuo-fan*

Tibetan Refugees in Switzerland (Reprinted) *Chi Chien*

People on the Prairie *trans. by Sung Chi*

PUBLISHED BY THE CHUNG KUO PIEN CHENG ASSOCIATION

4th Floor, 1528 Chung Che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內政部登記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登記執照
第一六五八號